



壑專堂集

東郊問耕



水鏡繼登龍門著

陽明書院藏書

余躬耕東山之麓四十餘年釋耒之餘佐以讀書時有所得輒筆記之或古或今或見或聞錯雜不一積之成帙然俱率意獨駕而乏弘通之致於文章小技亦無當也自識
天地陰陽二氣

莊子云至陽赫赫至陰蕭蕭蕭蕭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夫陽從地發陰從

天出此卽天地水火既濟之功用也嘗考道書云
天地上下相去八萬四千里冬至之日地中一陽
升每日升四百六十六里零二百四十步五日爲
一候升二千三百三十三里零一百二十步三候
爲一氣升七千里三氣爲一節其卦屬泰卽立春
之日也升二萬一千里二節爲一時計九十日陽
氣上升共前四萬二千里正到天地之中是時春
分之節其卦屬壯陰中陽半其氣變寒爲溫萬物
發生之時也自此而後陽氣升入陽位亦如前升
九十日通前共一百八十日爲夏至之節陽氣共
升八萬四千里而到天是時陽中之陽爲純陽屬
乾卦也其氣變溫爲熱萬物茂盛之時其陽盈滿
天地之間故曰盈也陽極則陰生故夏至一陰自
天而降亦如前十五日陰氣下降一千里三氣爲
一節至四十五日立秋節陰氣下降二萬一千里
其卦屬否二節爲一時計九十日陰氣下降共前
四萬二千里正到天地之中是時秋分之節其卦
屬觀陽中陰半其氣變熱爲涼萬物結實之時也

自此而後陰氣降入於陰位亦如前漸降九十日
共前一百八十日爲冬至節陰氣共降八萬四千
里而到地是時陰中之陰爲純陰屬坤卦也其氣
變溫爲寒萬物收藏之時故曰虛也余謂六陽升
至八萬四千里而至天則此時陽氣充塞天地之
間陰氣何處透過而一陰又從天降至八萬四千
里而到地耶旣到地矣前此陽氣從何處旋轉而
又從地出古人謂天包地外地處天中圓如雞子
豈陰陽之氣其旣盈者又從天至地下而轉耶

開物閉物

邵子有元會運世之說寅爲開物戌爲閉物其論
甚奇然佛氏已有此說矣佛之言曰過去世界磨
滅之後經無量時起大重雲徧覆梵天注大洪雨
滴如車軸歷百千萬年彼雨水聚漸增長乃至梵
天雨止之後水還自退有大風起吹彼水聚波濤
沸湧生大沫聚吹置空中從上至下依舊建立天
地自此始也非開物之論乎又云大三災時有大
黑風吹使海水兩披取日宮殿置須彌山半緣此

世間有二日出河渠流竭久久大風取第三日出
大恒河竭四日出阿耨池竭五日出大海乾枯六
日出天下煙起七日出天下洞然直至梵天仍舊
建立此非閉物之論乎及讀楞嚴經又有塵勞煩
惱起爲世界交妄發生遞相爲種諸語審爾則山
河大地之世界又屬意識所成而世間願望之事
物皆可以妄想成就矣昔有僧問師妄想出一錠
金得否師無對雲門聞之直欲一棒趁出然竟不
能下註脚也還當以開物成物之論爲有根據

大劫運

過去名莊嚴劫現在寶劫未來星宿劫謂之三世
有問佛劫爲何量佛答有如全段石山百年一拂
山已磨滅此劫未終又言梵率天人一百年以六
銖衣一拂至石銷盡以爲一劫莊嚴劫壞交賢劫
初閻浮人物八萬四千歲身長八丈過百年命減
一半身減一寸如是遞減至十歲身長一尺則減
劫之極也過爾之後復入增劫凡過百年命增一
年身增一寸如是遞增至八萬四千歲身長八丈

則增劫之極也一增一減共一千六百八十萬年
名一轉輪劫凡二十轉輪共三萬三千六百萬年
爲一成劫自成劫之後交住劫已經八減八增今
當第九減劫每劫有一佛出世至今減人年一百
歲時釋迦文佛出世已得一萬四千二百七十九
萬三千年也此去更過七千年爲減劫之極復入
第九增劫漸增至二萬歲時鐵輪王出世此增劫
之極也復入第十減劫至八萬歲時彌勒下降是
時閻浮真金爲地地平如掌秔稻自生思衣衣來
思食食至無量快樂男女五百歲乃方婚嫁所有
一切世界皆具此四種相劫謂成住壞空成而卽
住住而續壞壞而復空空而又成審爾則人生卽
能百年於八十轉輪劫成住壞空之間何啻一睫
眼而世短意多者何哉且成住壞空四種相劫每
一劫卽二十轉輪此大轉輪也其間成而住住而
壞壞而空或百年而一轉或數十年而一轉遷流
無常之氣運又何可指數而人世之癡情欲其常
成而不壞又何哉

河圖洛書

上古聖人悟性最高凡世間道理自己制作皆從悟性流出未嘗有所因襲目之所觸心即靈通便成文字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所謂圖與書者即龜龍所負于背之象與數耳未嘗有文字也伏羲何緣遂悟出八卦即伏羲所畫之八卦亦只是陰陽奇偶之象耳文王周公何緣遂悟出乾坤艮震巽離坤兌之文字此皆匠心獨運妙與理合非學問考訂所可及也獨王禕有

河圖洛書辯謂河圖洛書聖人俱則之以作卦而洪範九疇非出于洛書似矣但考箕子云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夫所謂畀與錫者手挈物以授之之謂也今日非係洛水所出之龜文則禹何所據而演出九疇之目耶且聖人曰河出圖洛出書圖者圖像也書者文字也今謂洛書有數而無文字則所謂書者何物耶孔子當春秋時久不見用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又似河圖不止出於上古而凡遇聖王之

世皆可出者何耶豈伏羲之世河圖洛書並出而天之所以錫禹者獨無書耶孔安國劉向歆之說固多牽合而禕之說余亦未敢信也

易重數不專重理

張橫渠之言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何以見之曰今之占驗者當察其所占之人究其所主之事如穆姜得比之隨自知其必死于辱卦非不吉也元亨利貞穆姜不足以當之也南蒯得坤之比君子知其不免于咎爻非不吉也黃裳元吉南蒯

不足以當之也余謂易之爲道主數不主理畢竟卦象吉則吉凶則凶未必因君子小人而凶者亦吉吉者亦凶也穆姜南蒯偶一不符耳若如橫渠之言則君子占凶俱當作吉小人占吉俱當作凶而天道精微止作義理膠執之觀於易道之決嫌疑定猶豫以前民用者反淆亂矣

禮記非聖經

夫子刪詩定書取魯史作春秋讀易數年作十翼其他則孝經乃夫子所手輯故曰志在春秋行在

孝經獨禮記一書雖云曾經夫子正定而秦火之後寢失其傳漢初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王上之又六藝論云漢得孔子壁中古文禮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失其冬官一篇乃取考工以補之又未知此五十六篇卽是孔子之所手定否吾意禮記一書經先聖刪定者原無多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各自撰述所聞或錄舊禮之文或述變禮之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編而錄之以

成此書漢興禮記一書雜出于當時者三百十四篇大戴刪爲八十五篇小戴刪爲四十六篇至馬融又增入明堂位月令樂記三篇爲四十九篇而王制者乃諸博士之所撰述也月令者乃呂不韋之所裒集也緇衣本于蒧尼子而改魯論之文中庸乃子思之言而附聖經之列則此書刪增皆出後儒之手而非夫子之原本矣若欲與易詩書春秋列爲五經昭垂不朽必廣選通儒考求上古真本刪去後人駁雜附會之篇然後可以尊先聖而

詔後學

孔子春秋義

春秋之書本魯史之舊也周自平桓以後王綱不振僭亂迭興子弑父臣弑君者接踵于世而魯之三桓僭用天子禮樂逐君去國欲加以惡謚絕之于先公兆域之外橫惡無忌所未朝刃于其君之頸者徒以國中有愍遺之一老在耳當時孔子痛心感憤於宗國尤切徒恨權不在手不能爲聲罪致討之舉耳所以卽魯史之舊而修整之畧者補之隱者顯之繆者正之疑者闡之定事在平有無之別寓誅討于一字之間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者述而不作之意也孟子云孔子懼作春秋推尊孔聖而非其旨也乃素所致疑于春秋之時者一事定公十二年正夫子用魯之時也經云十有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傳云是時公山不狝公鉏極季寤叔孫輒叔仲志皆不得志于季孫叔孫氏故五人因陽貨以叛若是乎三

桓蕭墻之變四起正與夫子三桓之子孫微一語相應而適當大聖人秉政之時乘機遘會強公翦私又值叔孫季孫自肯帥師墮邑宜何如風行草偃之易然傳又云公山不狃叔孫轍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費人攻之不克仲尼命申句濡樂頎伐之費人敗國人追之三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是去孟氏之保障也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是三家自欲墮其私邑而其家臣據之以叛不肯墮也然則夫

聖人之舉動毋乃輕試褻威而非好謀而成我戰則克之肯乎且論語云公山不狃以費叛子欲往又似公山不狃叛季也非叛魯也夫子之欲往正是借其叛臣以傾私室之計故云我其爲東周乎今傳又云公山不狃襲魯夫子令申句濡樂頎伐之則又與論語不合想夫子之威望忠信三家或傾心聽之而同爲墮邑之謀其家臣各自據城叛主亦不可知然與論語夫子欲往一段終相矛盾反覆考訂未得其詳當記之以俟精于討論三傳

者

詩樂相通

古人之詩卽樂也擊壤之歌虞廷之賡歌五子之歌麥秀之歌美里之操皆與聲律相協故夫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關雎之亂洋洋盈耳曰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言詩皆言樂也兩漢以還始有樂府卽詩也亦無不可入樂者所以然者詩以言志古人皆本其志而發爲詩歌人心之悲喜怒哀動于心而宣于口原與五音

六律相合非徒以其稿而不靈之句字足以感動人物也古人之詩歌以聲爲主聲以律爲主故曰聲依詠律和聲又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調然後五音正可以感動人物矣卽如荆軻易水歌止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十五字耳始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瞑目髮上指冠可見也降而隋唐變樂府而爲詩亦皆協于音律故可以傳之伶官入之曲部如唐時李太白王昌齡王之渙高適

張祐諸人之七言絕句俱入教坊是也宋時始以詩餘入樂當時詞名有中呂南呂小石大石諸調皆與律合官妓卽席便能歌之于是詩自爲詩樂府自爲樂府而詩與樂分矣元人又以雜劇爲樂府而所爲詩餘者漸失其聲律拍調之傳而詩餘亦不可以入樂矣若今日之詩或隨境遣辭而未必言志或牽情趁韻而未必和聲六律不諧五音不正又安望其與樂貫通而感動人物也哉故今日之詩始病于無志繼病于無音無志則無心矣無音則無樂矣無心無樂所關氣運豈偶然哉

嘗考之于琴如王維陽關七言絕句今以入曲當時作者原有淒涼惜別之意則被之于絲桐亦如之其渭城朝雨四句皆用泛音便有淒清之氣使人傷惻而後面譜曲句字則以手指按絃揉摩上下而出之索莫不能動人然後知詩之合于樂皆在于音不在句字之內而泛音對徽則有聲不對徽則無聲然後知聲之必依律也詩歌合律只在開口二句發於何志便爲何聲合於何律樂家所

謂元聲是也故曰原本性情協比音律詩之道非
小道也

歸墟

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六壑焉實惟
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
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柳子曰東窮歸墟又環西
盈脉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墟燥疏滲渴而升充
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泝泝又何溢焉蓋天地之
氣周流灌輸入于東而復達于西又滲縮而升復

出於高原而下流于東此足以解屈子東流不溢
孰知其故之疑矣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
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爲來者之息也水流東極
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
沃焦之號此說不然夫天地所以萬古長存者正
以其氣化運旋往者之消復爲來者之息耳譬如
人身自旦至暮自暮至晝氣血由泥丸而下降丹
田由丹田而下降足跗復由足跗而升至夾脊雙
關以達泥丸而下降焉人身小天地也所以人之

氣脉周流以延其年若如朱子之說則東逝者盡
竭于沃焦而又再生新氣以爲東逝之水天地之
氣亦有窮時矣安能亘萬古哉况天地之間竅穴
互通如蜀岡江水與蜀井通太湖林屋諸洞與君
山通安知東極之壑不仍輪于西極也拘儒之見
何足以論造物之大哉

中國地方

佛書云中國爲南瞻部洲天竺諸國皆在南瞻部
洲之內東爲弗于逮西爲瞿耶尼北爲鬱單越四
洲統爲娑婆世界如此世界凡有幾所而娑婆世
界獨居其中云云及讀淮南子地形訓言四海之
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禹乃使大
章步自東極至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五
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
七十五步則似乎所云二萬八千里者指中國彈
丸之地乃南瞻部洲之一而所謂弗于逮瞿耶尼
鬱單越尙不在內也天地之大如此而周公乃定
豫州爲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不亦拘隘

可笑也哉

日蝕

太史公天官書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夫以二百四十二年而日蝕止三十六彗星止三見則天變可謂少矣而當其時諸侯之亡國屢見篡弑疊起似乎災異反少于人事之驗何耶且古時二百四十二年日蝕止三十六而今則每歲一蝕何耶又可以推測其晷刻分數豈古以爲變而今以爲常耶豈古之所謂日蝕原少而後世推測之法繆耶此不可曉也夫日蝕可以推測而知則亦每歲一見之常理耳而又何以動人君之警懼也

儒道深於佛

佛氏之學其徒推而高之深微窈渺使絕世聰慧之士苦心參究數十年而未有所悟古德云窮諸圓辨猶一毫置于太虛竭世樞機猶一滴投于巨壑至於儒門吾夫子之言廣大精微深入性命該攝佛老其義豈易參求而爲宋儒詮釋之庸淺塾

師童蒙誦習之尋常則忽而易之此千古學者之通蔽固爲習而不察而朱程諸公之闢佛者但云以正攻邪不知儒釋原自一致同歸夫子立言之妙亦與宗乘中所云語頭公案無異也卽如濂溪每令學者尋孔顏樂處畢竟所樂何事朝聞道夕死可矣畢竟所聞何道自古迄今從未有人說破者他如示曾子以一貫是何物喜會點之言志是何意有確然洞其旨者乎恐今之誦讀講解者紛紛之說未必夢見夫子當時之語意也此等道理卽數十年閉死關叅活句徧訪老宿坐破蒲團恐未能遽了當也乃舍家珍而持鉢于他人之門乎

古人讀書法

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諸葛亮抱膝隆中讀書但得大意今觀淵明飲酒時運諸詩深情妙理豈涉獵空疎之人所能率意抒寫而諸葛公行軍木牛流馬水火甌連弩諸制作精巧絕人司馬懿徧閱其營壘井竈厠溷皆有法度嘆曰天下奇才也是豈涉獵流覽不深心講究者所能爲哉項羽學書

學劍不成去學萬人敵又不肯竟學世遂以莽不識字粗人目之然觀其提孤軍倏忽馳梁楚之間與漢祖相角去來如風非不知兵法者黥布反漢祖自征之布兵精甚置陣如項籍軍帝望見惡之則羽亦熟講于孫吳束伍之令矣趙括徒讀父書固以取敗若全不識古兵法爲何物者豈能鹵莽漫試于兩陣之間哉乃後世小智淺學之兒曹目未窺五車胸未識一字矢口卽曰能文信手便談經濟而學語拾唾之禪和動輒云直指單提立地成佛置經論律于不講可歎也

歷代史

宋洪容齋四筆臚列歷代史上自史遷至歐陽五代史而止三國志則列陳壽書然陳壽尊魏而抑蜀失正統之義此書元郝經已爲更定以蜀爲正而魏吳附之名後漢書名義甚正次于范曄後漢書之後則班史當更爲西漢書范史名爲東漢書可也南北史乃李延壽會叢沈休文蕭子顯姚思廉魏收李百藥令狐德棻魏徵諸子之長而潤以

秀縉之章固是佳手五代史乃歐陽公手筆典雅
淡蕩有史遷餘風獨其尊朱梁以繼唐之後而不
斥之爲僞稍失重輕歐公自辯爲存其名以著其
惡恐屬違心之論余謂朱溫僭竊當列於唐末分
爭之局而以龍德三年晉王存勗卽帝位以承唐
之後不猶愈弒君僭統之草寇乎宋史蕪冗濫陋
出胡元諸臣之手詳官階而畧事實紊名分而乖
義例種種紕繆難云信史且於遼亡金亡宋亡諸
事尤多所遺漏失載若搏搜南北宋實錄并野史
諸書刪誣闡幽纂成大典庶幾可成二十一史全
書生平每發此願今老矣無能爲矣常俟後之子
雲

李義山詩

古今論詩者以時代爲高下漢魏晉不如三百篇
六朝不如漢魏晉唐不如六朝而唐之盛不如初
中不如盛晚不如中固然矣然風氣固與世推移
而才情格調振拔亦有不隨世運降者姑以晚唐
言之如李義山之詩其咏漢宮云青雀西飛竟未

回君王長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
露一杯咏宮妓云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鬪
腰肢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宮詞云
君恩如水向東流得寵憂移失寵愁莫向樽前奏
花落涼風只在殿西頭楚宮云巫峽迢迢舊楚宮
至今雲雨暗丹楓浮生盡戀人間樂只有襄王憶
夢中龍池云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
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又寄蜀客云
君到臨邛問酒鑪近來還有長卿無金微却是無
情物不許文君憶故夫槿花云風露淒淒秋景繁
可憐榮落在朝昏未央宮裏三千女但保紅顏莫
保恩微婉深至刺而無跡怨而不怒卽以之追擬
三百篇何媿乎

論語應改聖經

六經皆尊爲經然皆夫子所刪定也刪定者稱經
而夫子口中訓教酬答門弟子者反稱爲論語可
乎且莊老諸書皆列于經至竺乾諸書縹錦而襲
之焚盥而誦之其尊之也至矣而吾夫子之書反

竺乾老莊之不若乎論語一書想當時出于二三門弟子叙述之手綜羅編次不盡精純且多雜入曾子有若游夏之語而夫子生平訓教酬答之語如載于家語者之詳婉散見于左國者之博奧雜出於莊列諸書者之精微什未該其二三何以盡聖人之底蘊爲萬世之謨訓乎有大作述之手當取論語中門人自言者刪去之錯簡者改正之而採家語莊列左國及詩傳戴禮所載再加鎔裁別爲一集稱孔氏聖經與六經並垂庶幾生民以來未有之聖不反列于竺乾老莊之下

孔顏言語

夫子曰吾與回言終日又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曰於吾言無所不悅乃知夫子於門弟子中與回言者最多而論語所載問答之語止問爲仁及爲邦二章耳不知所終日言者何語以顏氏子造道之微夫子契回之深顏回歎夫子之道之妙至于欲從末由則其一堂面譚吐納微至必有出于博文約禮之外者如莊列書所載孔顏問答之

語可見也而竟未見之論語豈深譚渺論有諸弟子所不得聞者耶他日子貢又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性與天道賜固聞之矣豈賜已聞之而夫子與回言者反不及性與天道之微耶余嘗謂千古來兩人對語如子與回終日之言司馬德操入龐公家欲與徐元直共語寒山拾得在竈下擁爐共語人莫能識此三種人促膝深談當時無人聞後世亦無傳若得扱箕撰履竊侍其側一聆咳唾之餘千古快事也

古快事也

盛衰不可料

少康僅一有仍氏之遺腹孤式微極矣以一成之旅中興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隋氏奄有四海東西九千三百餘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餘里呼韓稽首屠耆接踵盛之極矣而一夫奮臂身死江都衛青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佻擇配左右以爲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羣臣無如大將軍者卒

歸大將軍王黼爲相窮極富貴其家庖之東有寺
僧每日收其溝中流出飯瀋曝乾之以爲糧後黼
誅藉沒家人逃入寺中藉曝乾之米以充腹昔人
詩有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
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帚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
桃花豈長久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瑯
漢初沛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搶地蕭相厥初謁
邵平向階百拜百不應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
拜一惆悵萬事翻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

通流坎皆偶爾東隅未必賢桑榆華胥別是一天
地醉鄉何嘗有生死儂欲與君歸去來千愁萬恨
付一杯夫天道消息盈虛極則必返人以為翻覆
無常每供感慨不知理數必然俗眼不知耳易爻
五陰在下而一陽在上爲剝然一變而復一陽已
生于下矣夫五陽在下而一陰在上爲夬然一變
而姤一陰已生于下矣故彖不言消長盈虛而言
消息盈虛以息對盈自有深義凋殘剝落之中正
是生機醞釀之地人之處炎炎而侈張得意處寂

寂而垂首喪氣者皆不知消息之義故也息有二
義一曰休息物之氣發洩太盛則勞疲易竭于此
而停頓休養之一曰滋息收斂剝落已極陽氣苞
孕在中蓄養蕃育俟時勃發故消之後以息繼之
若盈之後有何吉祥善事惟有虛而已矣君子厄
窮隱約亨通有漸小人志得意滿一敗塗地而無
餘皆是理也

佛經與聖言一理

楞嚴經佛告阿難汝欲識知俱生無明使汝輪轉
生死結根唯汝六根更無他物汝復欲知無上菩
提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更非
他物卽吾夫子告顏回克己復禮爲仁爲仁由己
之義

佛告阿難汝今欲令見聞覺知遠契如來常樂兼
淨應當先擇死生根本依不生滅圓湛性成以湛
旋其虛妄滅生伏還原覺得元明覺無生滅性爲
因地心然後圓成果地修證如澄濁水貯于淨甕
靜深不動沙土自沉清水現前名爲初伏客塵類

惱去泥純水名爲永斷根本無明論語中原憲以克伐怨欲不行爲仁此卽初伏客塵煩惱也夫子所以未許其仁若顏淵之三月不違君子之終食無違然後可爲根本無明永斷耳

蕭何釋高帝之疑前後不同

漢王與項羽相擊榮陽數使人勞苦蕭相國鮑生謂蕭相國曰上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子弟能勝兵者悉請軍所上必益信君何從其言遣王六歲及淮陰侯誅止

益封相國五千戶卒五百人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曰君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于中非有矢石之功而益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于中有疑君心矣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財佐軍則上心悅相國從其計帝乃大喜及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拊循勉力百姓悉以家財佐軍如曩者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上所爲數問君者恐君傾動關中今

君何不多買田地贖賈貸以自汙於是相國從其
計上心乃安諸人爲蕭相畫策免禍前後不同如
此夫易之道變動不居故能神而明之以免於憂
患觀蕭相國數事可驗也

蔡確車蓋亭詩

近於江邊構一亭擬名曰獨笑嫌其爲蔡確詩中
語也置之蔡確車蓋亭詩十首劉器之以誹謗不
道坐之范純仁言其太苛夫指獨笑爲所笑何事
誠苛然別詩云矯矯名臣郝甌山忠言直節上元
間釣臺蕪沒知何處歎息惠公俯碧灣蓋指郝處
俊諫武后臨朝謫安陸也非指斥宣仁而何
遇災蠲賦勘荒

漢書文帝卽位三年秋九月因勸農賜天下今年
田租之半昭帝卽位三年因民間重困詔除今年
田租此漢法之仁百姓所以得沾實惠也若蠲赦
而止及遠年之租稅則民間之輸納久矣而徒飽
官吏侵吞之腹何益乎又汲黯傳河內失火延燒
數千家上使黯往視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

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見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
父子相食謹以便宜持節會集以賑貧民臣請
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深歎古之人主卹
民之深也若在後世則黷必受專擅之誅矣夫被
災之民望救不啻倒懸之急而災傷地方必待反
覆踏勘駁核再三有司到鄉官吏有儲侍隨從有
酒食造冊紙筆有雜費由縣而府而監司胥吏有
需索卽中覆得請而民間已受累破家矣此近日
被災之民所以吞聲聚足而不敢哀鳴于上官也

又闕吳江水利志宋時有水則石豎垂虹亭葦之
下先查勘一邑之田分爲六則曰極低稍低下中
上中稍高極高然後將七尺之石橫刻七道每道
爲一則以下一則爲水平之衡水在一則高低田
俱無恙過二則極低田淹沒過三則稍低田淹沒
過四則下中田淹沒過五則上中田淹沒過六則
稍高田淹沒過七則極高田淹沒如某年水至某
則卽于本則刻之曰某年水至此每遇水災各鄉
報到災傷官司雖不遠臨踏勘而某等之田被災

已豫知于所報水則之中長民者據則以驗其實
而虛冒者亦無所容矣聞此石宋元所刻字已滅
而石尙存然後知古人憂民之悉立法之精也因
附于此

勝景古蹟

世間勝景古蹟縱不能遠探徧訪如輶軒之所經
宦遊之所到旣無買馬具車之勞又無裹糧齎裝
之費而漫不畱心當面錯過無論搜奇弔古碌碌
忘情高人所笑卽揆之觀風問俗之理恐亦不如

是也記余爲西曹時承平久曹郎多休沐自恣然
寓燕三年于西山諸勝及淨業寺湖邊未嘗一佇
賞也過涿州不問昭烈樓桑何處經鄒縣嶧山者
五六次但見礪柯疊翠撲馬頭未嘗停轡過焉迨
宦江右過廬山者數矣棲賢三峽香爐五老諸峰
匆匆策騎過之不一入江州之琵琶亭湖口之石
鐘山亦未暇徘徊涉歷想見白太傅蘆葉荻花之
景及東坡翁礪砒鏗鎔之音也更可惜者饒州守
官署之後卽芝山五老亭山之下卽宋江丞相萬

里死節之止水三年而不一憑弔焉所謂紫極宮
天寶鐘薦福寺之斷碑竟未一摩娑也末年小草
江東兵火風鶴之餘攝山鐘阜牛首燕磯日不暇
給矣又何言哉今老矣名山勝蹟夢想雖勤而事
力已倦僅日抱古今山經地志臥遊而已古人所
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者此之謂乎爰
識之以志余恨

趙簡子歎變化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海爲蜃龜鼉

魚鼈莫不能化惟人不能衰夫不意簡子能作此
想竇犢之對猶是世間譚耳人苟學道凡愚化爲
聖賢或尸解爲仙或脫塵爲佛或騎箕爲星人何
當不能哉

嗜殺之報

梁襄王問孟子曰天下烏乎定孟子曰定于一曰
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此言真萬世不
易之著蔡也夫古今之嗜殺人者莫秦若也秦自
孝公用商鞅以來以殺起家刑法刻深專尙首功

迨至後世伊闕之戰長平之坑所殺者動以數十萬計兵威所加百戰百勝始皇卒并六國可謂能一之矣而僅踰十年子孫殺戮宮室燬盡新安之坑殆與長平埒其受禍速而慘亦莫如秦若也秦之後嗜殺者莫如劉聰劉曜苻石諸兇無不身屠國滅金阿骨打起自混同江亦以殺起家其入汴也屠戮人民斬刈宗戚帝后妃主囚縛至青城備極慘辱而及其爲元所滅也汴蔡之郊敗兵暴骨如莽子孫殄滅后妃宗戚以及大臣面縛以赴青城儼然如宋徽欽之當日而慘辱更有甚焉嗚呼嗜殺之種毒竟如此哉天道之報應聖賢之言握之如左券恃強好殺者不可自謂得計也

前身公案

何遠春渚錄云黃山谷初見清老清謂山谷曰學士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詳語後日至涪陵當有告者山谷旣坐黨人遷涪夢一女子告之曰某生前誦法華經志願後生爲男子得大智慧爲時名人今學士某後身也學士年來所患腋氣緣某墓棺

朽蟻穴兩腋故有此苦此後山卽某墓學士能啓之爲除其蟻則腋氣除矣旣覺訪視如言修掩旣畢而腋氣遂除又記洪武戊寅黃岩林公一鶚爲江西布政時當中元日晝寤夢一婦人祭之而所饗之物若在齒頰家坊屋舍宛然公怪之命一健卒指其所向物色之果于某坊見一老婦年七十餘祭其故夫所焚紙灰尙未寒問其祭物及夫死年月日時以復乃公夢中所食而夫死之年月日時與公之生辰無不同者夫前後身事如羊祜章臯及顧况子昔人記載非一但死人之神識旣轉爲生人之體魄投胎換舍出此入彼已隔兩境矣鬼旣爲人不應更有神識而女子之告山谷者誰耶林公之夢復通于老婦之祭者又何耶由山谷言之則夢者告者有兩魂由林言之則受祭者夢者共一魂而已此理殆不可解畱以叅質于學道者

漢有兩韓信

漢王就封巴蜀至南鄭所過燒絕棧道示項羽無

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士卒皆謳吟思東歸韓王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跋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向爭權天下此韓信乃高祖七年從封太原之韓王信後謀反伏誅者與淮陰侯韓信登壇之語如出一口而此韓王信之建議又在先

單騎入軍

古人多有以單騎入軍而易帥降賊者後人拘執古法妄蹈前轍往往墮入計中致于失身辱國不知古人行此必于彼已之強弱事機之順逆敵情之疑信合離窺之甚悉計之已定然後挺身赴機非貿貿焉以身命國事爲嘗試也張遼與夏侯淵圍昌豨于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以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可誘也乃使人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懸下與遼語遼

爲說曹公神武德義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
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操蓋豨之本心欲
降遼早已窺之于行圍之時不待其下與遼語也
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
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
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往說之欲與共擊吐
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若果在此可得見
乎光瓚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
紇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降也遂與

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圍紇大驚其
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于陣前子儀免胄釋甲
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
于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侵我邊鄙所掠財畜不
可勝載此天以賜汝也全帥而繼好破敵以取富
爲汝計孰便於此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
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因與子儀酌
酒爲誓遣帥同白元光合擊吐蕃大破之子儀之
恩威素著回紇所服子儀若在回紇必悔子儀自

聖朝集 卷十一
知之而吐蕃回紇爭長不相睦可以間之使離收
之使爲我用子儀又已計之熟矣李抱真之鎮河
中也李希烈與朱泚朱滔王武俊連衡爲叛滔悉
幽薊兵圍貝州而希烈旣竊名號則欲臣制諸叛
武俊等皆不平天子下罪已詔並赦羣盜抱真乃
遣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
而內猶豫抱真以數騎馳造其壁曰泚希烈爭竊
敵號滔攻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能
不能與競長雄捨九業天子而臣及虜乎且詔書

罪已禹湯之心也主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
持武俊涕下交頤武俊亦感泣左右皆泣退臥帳
中甘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乃益恭指心誓天曰
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爲昆弟而別旦日合兵
戰大破滔夫希烈之僭號欲臣制諸叛武俊之所
必不悅也因其不悅而挑之使疑因其猶豫而示
之以誠信武俊有不死心相歸者乎陝號都知兵
馬使達奚抱暉殺節度使張勸代領其衆邀求旌
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欲李泌往

戡定之以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且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上曰單騎如何入對曰陝城之人不慣逆命此特抱暉爲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走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將來殺臣未必不爲臣用且今河東全軍駐安邑馬燧入朝願救燧與臣同行使陝人欲加害于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上許之泌見陝虢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虢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卽將之有功則賜節鉞矣覘者馳告抱暉暉益自安泌具以語自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遂與馬燧偕行泌出潼關郾坊節度使唐朝臣以步騎三千陣于關外曰奉密詔送公至陝泌卽寫宣以却之因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偵者相繼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暉之命出迎泌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出謁泌稱其攝事

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視事實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不願聞也由是反側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得入故丐汝餘生汝速自擇安處遠去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抱暉遂亡命不知所終陝城遂定泌之使抱暉必不能加害者全在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得其機

竅而亦逆知陝城之將佐不肯盡爲抱暉用耳凡古人決機中竅如此者不一所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非若後世模擬成法而暗投輕試以僨事也

庸人

魯哀公問孔子曰敢問何謂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所執五鑿爲正心從而壞此則庸人也前一段心不存慎終之規五語稍具定識知

規檢者猶能免至于從物如流不知所執能免于庸人者衆矣夫聖人以不正爲庸而世俗以不奇爲庸何哉五鑿爲正心從而壞此義先楞嚴而發人候氣

後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僧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卽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與管灰相應隋開皇九年遣毛爽蔡子元于普明寺

候節氣依古法于三重密屋之間以木爲案十三具取律呂之管照十二辰位置于案上以土埋之上平于地中實葭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月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于外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正月則陽氣距地面八寸而止陽氣漸盛則距地面漸淺可見地氣萬物得之無不發生今之植花木者必植其根于九寸之下方與地氣相接乃知盆盎中花木多不能敷榮結實蓋此理也

李繁

陳眉公先生讀李鄴侯傳深痛鄴侯有輔佐中興之功而不能庇其子繁之死恨唐報功臣之薄而以當時鄴侯諸故人不能救繁爲恨其言慷慨激烈余深韙之及考唐書陽城之爲諫官也盡疏裴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繁爲故人之子且其家教之有素也使之繕寫繁得其情徑告延齡及城疏入而延齡已先爲解德宗遂以城爲妄言不省若此則繁之僉邪浮薄有媿于鄴侯風節多矣想眉

公立論時亦未及考此一事耳餘故拈出以爲媚邪黨而墮家聲者之戒

人身三尸

人身中有三尸上尸名彭居在人頭中爲頭面之害中尸名彭質在人腹中爲臟腑之害下尸名彭矯在人足下爲腎部之害此三尸者專欲絕人壽命人死則魂升于天魄歸于地而此三尸遊走世間作祟索祭饗三尸每庚申之日上告天帝以人之罪過纖毫必錄減其生籍道家有守庚申法遇

此日則徹夜不臥守之至曉使不得上告于天故
 曰三守庚申三尸絕七守庚申三尸滅我輩立身
 行事苟能仰不愧天俯不作人三尸自無以据據
 許奏若隱慝疚心而但守庚申使不得陳告于帝
 是猶奸豪作惡于鄉里而阻執黨師里正使不得
 赴控于有司也能防民之口乎哉

史記

太史公史記如天官律曆河渠禮樂刑法平準世
 紀表傳皆後來作史者義例所有而封禪遊俠貨

殖滑稽刺客諸篇則漢以後史家所未有之題目
 未有之文字也傍出創見變性精靈可作正史亦
 可作稗官千古絕調惜仙釋二家之學晚出太史
 公未及蒐綜即仙踪雖于封禪書張良老莊傳偶
 一點綴而未及專為立例若使當時已有二種之
 學出現于世而運以馬遷之筆其扶性命之精微
 演人天之廣大奇奧宏博又不知當何如矣

唐太宗業報

劉元城嘗言古今興亡禍亂之數深著天道之巧

白漢迄唐至五代歷歷可據唐太宗之武才人一段已載其中矣然此一段因果更有可異者按唐史武德七年閏七月突厥入寇世民自請禦之建威元吉請於上前謂世民欲借虜擁兵自重以謀反於是父子兄弟間猜嫌益甚此同氣推刃之謀所由決也至武德九年六月而喋血禁苑之事遂成建成元吉之諸子屠戮無種且納元吉之妃而淫之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慘毒也殺其身滅其種已矣而又淫其妻是亦不可以已乎乃貞觀十

一年納武氏爲才人時武氏年十四矣及太宗沒未久而其子卽蒸其父之妃僧懷義昌宗易之迭進播淫貽穢千秋者武氏也自武德七年至貞觀十一年恰十四年矣世民雄心辣手萌于十四年而誰知禍蘖寃胎卽生于十四年之前矣天道不更巧妙矣哉余故推而明之再入此段以補元城之所未也

孔道輔勘事

孔道輔爲御史中丞勘馮士元事盡法不阿仁宗

稱之有意大用時大臣與士元通奸利最甚者宰
輔程琳道輔既得其情矣而退傳張士遜士遜素
不喜道輔欲有以中之仁宗使道輔送劄子中書
士遜屏人與語久因言公將大用道輔喜士遜云
所以致此誰之力也非程公不致此道輔悵然愧
而德之不數日上殿遂力救琳止大怒既貶琳亦
黜道輔道輔知爲士遜所賣中路感憤得疾殂道
輔愚直爲人欺固不必論程琳姦事果實卽引
大用豈應利吾惠文哉乃功名薶藹轉頭換目

爲人主所鄙可惜也故士君子立朝先須無欲無
欲則方寸不亂自不受小人之欺卓然有以自立
矣然吾于此益服王旦之知人也初士遜及第數
至王旦之門旦曰張士遜狀元及第幾進乃其素
定何爲數及吾門貴顯者如此孤寒之子將何如
也然則士遜之非端人且知之蚤矣

廉不可爲

廉吏福報之薄吾於許吧懷墓誌中抒其牢騷矣
然亦有故益廉者自律清嚴待物亦多谿刻且取

于世者薄則施於物者亦不能厚凡拯人患難濟人饑寒者每束手而不爲甚非造物生人之意也他不暇論如余邑夏朴齋及郡城朱虞封二公當年皆清介絕俗後裔雖賢而多寥落不振譬之地之肥沃者必穢能豐草木而潔瘠者不能生天道固如此也必如吾邑丁改翁司空律身既廉而博施不倦斯爲難及清惠之論不虛矣改翁九十餘尙康強無恙三膺存問子孫蕃衍其福蔭未艾也壑專堂集卷十一

壑專堂集

東

問耕錄

武水錢繼登龍門著

退閒

士大夫家食亦自難食指旣多廩餼皆經心畫手措而出之家人僮僕日以氣勢炎寂之語相聞賓戚日以富厚烜赫相慕說居城市中吉凶徑還之縛節無時不嬰于懷欲一意恬寂絕想仕進難矣庶幾擇村墅居之泉樹陰翳俗務斷絕寡人事一適也所聞惟漁歌樵唱穠炎低昂之語不入于耳

二適也冷月照心淡煙怡日凶嘉之禮刪芟怠廢
不舉三適也僮奴安于耕漁妻子甘于井臼無世
俗炎炎之態薰其心可相對寂寞之濱四適也必
如此而後可成安貧樂道之風難進易退之節

王韶之來人對曰以康樂之詩問
王韶在熙河多殺戮居常惴惴不寧一日見黃龍
心師問曰人犯殺業皈依佛乘得折除否師曰譬
如居士貧窮時負人債迨富貴時其人索償否乎
曰必索償然則人之罪業亦猶是也韶聞言悚然

乃楞嚴經云善男女持此咒時設犯禁戒于未受
時持咒之後衆破戒罪無問重輕一時消滅此何
解也余謂佛說必不妄師之言蓋以警韶也設韶
果痛懺洗心發善念多作善事譬如人於富貴時
盡捐錢財償已往債寧復有更索者乎後韶死時
不敢開目云有數千無頭鬼在前索命此雖由韶
之殺業太深亦由禪師前數言作識田種子未得
灑然脫纏耳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平時
殺業一時消滅佛理不誣

元時詩人

元政濁亂簡棄士人一時名流不甘入其籠繼俱
托之緇黃放浪詩酒張伯雨爲句曲外史吳仲圭
爲梅花和尚張光弼爲一笑居士顧仲瑛爲金粟
道人唱和之詩流傳人口光弼有春日詩云一陣
東風一陣寒芭蕉長過石欄杆只須幾度慵騰醉
看得春光到牡丹寓意譏諷又如黃實甫關漢卿
馬東籬輩皆浮沉橫流陸沉于監門局務之間借
雜劇以快其牢騷雄蕩之意此固足見諸君子之
高而亦可見元網之寬矣

向子平語

向子平讀易至損卦喟然嘆曰我已知富不如貧
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嫁娶畢敕斷家事
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嶽名山不
知所終子平之高致固足尚矣然使當時嫁娶未
畢當如何請子平再轉一語以接引世之牛馬債
未了者

夏日讀石林詩

葉石林云景修與吾同爲郎夜宿尚書新省之祠
曹廳步月亭下爲吾言往嘗以九月望夜道錢塘
與詩僧可久泛西湖至孤山已夜分是歲早寒月
色正中湖面渺然如鎔銀傍山松檜叅天露下葉
間疑疑皆有光微風動湖水滉漾與林葉相射可
久清臞苦吟坐中凄然不勝寒索衣無所有空米
囊覆其背吾爲作詩記之云霜風獵獵布寒威林
下山僧見亦稀怪得題詩無俗語十年肝鬲湛寒
輝此一段與秦少游月夜遊西湖南山至龍井訪

辯才相同夏日枯坐京邸讀此肌髮灑然

忠臣孝子實相卽無相

佛在前五百世爲忍辱仙人爲歌利王割截身體
節節支解毫無痛楚爲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
俱空故也然則忠臣孝子粉骨碎身毫無痛楚諸
相俱空矣乎曰忠臣孝子又非此一種學問蓋彼
於君臣父子極認得骨肉一體真切到此時節慈
悲義憤一齊勃發刀劍臨身俱如割水吹光此所
謂實相也實相卽無相也

太陰煉形

晉郗鑒爲太尉歿後數百年至天寶五載有段勃
遇之于行唐北山見諸叟共做事一老先生坐石
室繩牀正心禪觀多不開日常有童顏者問諸叟
老者何人有孟叟取晉書郗鑒傳令讀之曰欲識
老先生卽郗太尉也明朝威寧伯王鉞死後百餘
年亦有人見于深山石室中瞳神炯然可畏見人
不語人有識之者曰此王威寧也此兩人原具夙
根人間受享已足撒手便行還歸淨界不待造化

再用鑪錘矣房瑄與邢和璞同遊夏谷村一古寺
坐松下以杖叩地令人掘深數尺得一餅啓之乃
是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謂曰省此乎房遂灑然
悟其爲僧時永公卽房之前身也王陽明先生在
江西亦曾至山中一寺入門堂階寮舍若所熟歷
至一暗室扃鑰甚嚴塵埃堆積先生欲開視之主
僧曰此五十年前一老禪師所封鑰囑後人勿啓
也先生固欲開之入則榻上一老僧趺化壁上題
云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關卽是閉關人精靈剝後

仍歸復始信元來不壞身范陽盧生頻舉不第窘
鬱無聊偶至精舍聽講倦寢夢中與崔姓婦成婚
夤緣科第極公卿富貴子孫榮盛之樂後因出行
仍到精舍講筵豁然而寤前境俱失白衫蹇驢寒
窶如故乃省悟不求宦達人山尋仙不返古人云
學道之人必須於功名富貴場中鬧一鬧纔心死
故有道者接引根器中人有攝之於夢境使彼嘗
其嚼蠟之味而點悟之者盧生是也有前生俗緣
未斷而使後身窮富貴功名之享而覺悟之者房
瑄及陽明是也若邨太尉王威寧疑是富貴已極
以異質而受異人之傳太陰煉形之學耳

處亂世宜無名

諸葛亮躬耕南陽澹泊寧靜其言曰苟全性命于
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真得藏身避世之法矣然
名高跡露雖不爲劉表孫權曹瞞輩所動色而臥
龍之身竟爲昭烈所繫崎嶇隴蜀之間火井未炎
大星已隕其爲性命之計亦苦矣亮之出也龐德
公聞之歎曰此子又須嘔血矣然臥龍之名乃龐

公及司馬德操諸人所互相標目者也龐公推孔明以重名使出而荷世間之擔已困得以就其鹿肉之高其與子房借四皓安劉而自全于辟穀同一老子之學問也當時徐庶名亦亞於亮不幸入阿瞞之網與劉曄王朗輩比肩雖終身不設一詐然較量得依真主龍翔虎踞于一方自伸其志相去遠矣故士君子之處亂世也有名不如逃名逃名不如無名

英雄胸次與奸雄異

英雄胸次要使光明磊落夫子所云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如同一敗軍也諸葛公誤用馬謖敗于街亭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訓農講武民忘其敗焉曹瞞敗于赤壁後每對人曰赤壁之役吾軍自疾疫耳使周瑜橫得此名塗飾掩遮操之所以如鬼也

四皓

高帝見四皓而不易太子以爲帝畏其名高也高祖大英雄豈畏虛名者哉陳項之起事也皆以公

子扶蘇爲名根本動搖爲草澤英雄之所藉口帝之所親見而深忌也張良素知帝隱衷故借此制之

王霸妻

王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霸立高節光武連徵不仕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令子來致書車馬衣服甚盛霸子方耕于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作不能仰視霸目之有媿容客去而臥不起妻怪之

吾與子伯素不相若

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自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容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夙志而慚兒女子乎霸笑而起霸之雅志高節向非其妻數言幾墮惡趣可見亢志固窮者當先打過妻子一關方不失脚聶隱娘之師遣刺一貴人逾時乃至詰其故云貴人適撫弄愛子見之心動師叱隱娘云此後正須于此處一決爲快耳情根未斷豈徒不能爲仙佛亦安能躡巢

子扶蘇爲名根本動搖爲草澤英雄之所藉口帝之所親見而深忌也張良素知帝隱衷故借此制之

王霸妻

王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霸立高節光武連徵不仕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令子來致書車馬衣服甚盛霸子方耕于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媿容客去而臥不起妻怪之霸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

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自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容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夙志而慚兒女子乎霸笑而起霸之雅志高節向非其妻數言幾墮惡趣可見亢志固窮者當先打過妻子一關方不失脚聶隱娘之師遣刺一貴人逾時乃至詰其故云貴人適撫弄愛子見之心動師叱隱娘云此後正須于此處一決爲快耳情根未斷豈徒不能爲仙佛亦安能躡巢

由之尾參羊求之跡哉

蘇黃詩字

宣和初嚴禁蘇黃詩字凡進御書畫有蘇黃題跋者皆割去靖康之變御府所藏盡爲金人輦之而北而蘇黃墨蹟乃得流落人間傳之千載宋孟后當宣和時貶爲瑤華淨妃出居別宮蔡京童貫輩又逼逐之居民間及汴京破六宮皇后妃主盡爲金人拘執以北孟后以無位號獨免建炎初擁立高宗爲宋中興之賢太后明朝靖難兵南下濟南之戰燕兵大敗鐵鉉立碑城外紀功時程濟叅濟南軍事夜往祭其碑後文皇破濟南見碑怒命人椎碎之數椎亟命曰止錄碑中姓名來凡列石碑中者瓜蔓之抄無一得免而濟姓名正在椎碎之處得免于誅嗚呼人於死生禍福之際有不幸之幸如此黃亦可以見天道之巧妙矣

治損折骨

王潛在荊州百姓張七改善治傷折有軍人損脛求張治之張飲以藥酒破肉去碎骨一片大如兩

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脛忽痛復開張
張言前爲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遽覓也果獲于牀
下令以溫湯洗貯于絮中其痛卽愈夫已去之骨
尙與生人之肉痛痒相關觀此則堪與家所云枯
骨得氣遺體受蔭之說亦不爲誣也

東坡關禪

東坡終日談禪古今之崇信禪教者莫坡若也然
觀其爲勝相院記曰今之所謂長老吾嘗究其語
矣大抵務爲不可知設機以應敵匿形以備敗者

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遊四方
見輒反覆折困之度其所從遁而逆閉其途往往
面頸發赤然業已爲是道勢不得惡聲相反則笑
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于僧侮慢不信如此其爲
大悲閣記又云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捨廟
此佛之所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爲齋戒
持律不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捨廟不
如無爲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爲則飽食而
嬉而已是爲大以欺佛者也云云抨擊禪和透盡

如此夫無思無爲無言固禪乘之宗旨若務爲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免也乃若號召徒衆依附王公哀聚財賄招搖婦女而動云垂手入廕隨緣應化以遂其名聞利養之私此等俗僧使遇九年面壁一牀支脚者且不屑與三十棒寧直坡翁之笑罵而已哉

英雄無虛談

古今英雄定大計佐大業者俱據實立言未有恢

張虛誑快一時之聽而不顧其後者漢先零諸羌反畔趙充國以老勇夙將往金城進兵攻之奏言諸羌但可計滅難用兵碎因條上罷騎兵屯田十二便詔書屢切責勿爲動所善浩星賜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强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將軍宜歸功于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實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言之者卒以其意

對遂罷騎兵屯田諸羌竟降昭烈見諸葛亮于隆
中咨以大計亮首言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
令諸侯難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
民附而賢能爲用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僅僅開
陳荆益一隅爲割據之資成鼎足之局而已若使
今人言之必云曹操可擒孫權可滅中興矣統之
業指顧可成豈不愉快然而諸葛亮不爲也卽言
之而昭烈亦未必信也何也真人前說不得假話
耳乃今日之談經濟者拾道路之風聞以騰說哆
好勝之虛談以聳聽按之全無一實自誑誑人良
足媿也

識量

荀奉倩謂傅嘏夏侯玄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
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
孰有本不足而未有餘者乎粲曰功名者志局之
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
我以能使子等爲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爲余觀奉
倩崇奉清虛竟死于惑溺未有所表見於當時也

蓋晉代之人大都以高蹈深藏爲有識然山濤懸
冰鑑于王綱濁亂之時謝安鎮驚波于權奸跋扈
之日翱翔容與功名善終使非識以濟之安能辨
此然則謂志局自爲一道而功名之盛不由于識
此論不然

世態

廉頗爲趙將賓客盡至及免歸賓客盡去後復爲
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
以市道交者君有勢我卽從君君無勢我卽去固

其理也又何怪焉孟嘗君爲齊相賓客盈門及廢
黜客盡去後復爲相客又至孟嘗君曰客何面目
見文乎客曰生必有死物之必至富貴多士貧賤
寡交事之固然獨不見夫趨市者乎旦則側肩爭
門而入日暮過市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也
所期物亡其中也夫市道反覆世態固不必怪若
盡如客言以爲理固宜然習而安之臣叛其君婦
去其夫子離其父翟公可以不署門劉峻可以不
作論買臣之妻可以無羞死而歷事五朝之馮道

爲長樂老恬然無媿網常風俗掃地盡矣吾因有感于灌夫包明之事也灌夫爲魏其侯客魏其失位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俱去魏其歸武安侯惟灌將軍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包明少事丞相湯岐公及岐公爲御史論罷故例一府之人皆罷遇拜新執政則往事焉御史中丞汪徹拜相一府皆往汪卽前日論罷岐公者也明不肯往曰是嘗論我公者何爾目覩之雖妻子饑寒不顧未幾餒死滔滔世路此兩人者

是何人哉吾願世人感兩人之事稍減熱中則風俗厚士大夫理前客之語常存冷眼則胸次寬

鄒衍五德論

鄒衍五德論以五行相尅爲義劉向以五行相生爲義然考之千古伏羲氏以木德王神農氏以火黃帝以土少昊以金顓帝以水帝嚳以木堯以火舜以土夏以金商以水周以木則相生之義爲長至秦代周改其行運稱水德以相勝則不合以相生亦不合先賢以秦爲餘分閏位故班固削而不

取不當五德之序直以漢接周統爲木生火蓋以赤帝子爲徵也唐天寶九載崔昌獻議自魏晉至周隋皆不得爲正統欲以唐遠紹漢取火生土之義以土德王宋大中祥符三年開封府功曹參軍張君房上言唐德下衰土德噴地朱梁強稱金統篡弑亂常而莊宗早繫屬藉尅復舊邦朱梁不入正統後唐當以土德王惟土生金太祖宜以金德王直接唐統天禧四年謝絳又言宋宜遠紹唐之士德大理寺丞董行父又言宋宜紹唐之士以金

德王事下兩制詳議以爲太祖受終于周室陟于元后豈可不遵傳統之序遠續遐邇隔代之規况歷聖繼承六十餘載登封告成昭紀卒循火行之運以暉炎曜之靈仍以火德爲是以余論之國家典廢相承或尅或生莫如聖人之言矣夏尙忠殷尙質周尙文周豈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又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進而論之則暴之後必繼以仁亂之後必繼以整侈靡之後必繼

以恭儉帝王相承之理極爲明白正大而術士之說乃紛紛較相生相尅于車旗服色正朔之間不亦舍其本而爭其末乎但其黜秦黜魏晉朱梁不入正統持論甚快可補歐蘇諸公正統論之所未及

徵雨

江浙間每歲五月芒種夏至之交霖雨彌旬天氣陰翳地氣溼蒸衣物浥爛俗謂之徵又曰黃梅蓋梅子于此時方黃熟也故古人詩曰黃梅時節家

家雨杜詩云五月黃梅雨諺曰芒種逢壬便入梅夏至逢庚便出梅點染衣服則痕跡不可澆濯及收貯罈中用以烹茶則清冽與惠泉相埒余每遇梅雨輒收貯二十餘罈以供一歲茶事不可缺也或問夏至何以陰雨多曰夏至爲一陰始生與在上之五陽遇於卦爲姤一陰之情最淫而力最旺上之五陽遇而戀焉於是陰陽交蒸而成雨故易曰姤勿用取女壯蓋謂一陰之力壯也至六月爲遁則二陰之力稍分而五陽漸遠去不復畱戀而

需霖蒸溼反少矣或又問一陰之力如此其壯而復卦一陽則謂之微陽先王閉關商旅不行以養之何也曰陰陽之氣雖均而陰常居其勝故一陽曰微而一陰曰壯大抵陰之象爲女子小人古來世道極盛正人滿朝而敗于一二女子小人者多矣唐時五王反周爲唐功業方隆而敗于一武三思宋時元祐初政司馬光呂大防程蘇諸公布列在位而敗于一蔡京開元天寶號稱極治而亂于一楊貴妃塗山滅于龍漉皇孫啄于飛燕皆其驗

也

進士及選人要挾

唐初俊秀等科以考功主之開元中員外李昂性剛急集貢士曰文之美惡吾既知之矣如有請託當首黜之旣而昂外舅與李權相善舉權於昂昂怒召權庭數之又斥權章句之疵以辱之權拱而前曰鄙文不減旣聞命矣執事昔有詩云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間唐堯衰耄厭倦天下將禪于許由由惡聞其言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遜

于足下而洗耳何哉昂惶駭訴於執政謂權風狂
不遜遂下吏後有請屬無不從者朝廷以郎官權
輕自是改用禮部侍郎萬曆年間有進士劉正中
者閩人服闋赴補初選得刑曹主事進士噉噉不
願就稱已當授工曹太宰立亭孫公呵之曰進士
辭刑就工得無慕羶乎進士抗聲答云官之羶莫
羶于吏部老先生得無亦慕羶乎孫公怒欲具疏
參之以有人援之而止

名根

學道之人最忌名根不化彼心戰聲華身逐名途
者不必論卽槁項黃馘棲遁巖穴者世念盡絕偏
有此一絲未斷藏書于山沉碑于淵窮思竭力必
求姓名一現如鮑焦申徒狄許由輩掛瓢赴淵世
間實有此一輩人因此一念業識流注永不可與
入道故子思先舉索隱行怪絕此一途方可與依
中庸中庸之道最淡泊最寂寞放之則德爲聖人
尊爲天子富有四海武周制禮作樂烜赫熱鬧收
之則夫婦平常鳶魚黠淡滋味不可久嚼遵道之

君子雖欲不半途廢而不能也中庸矣不能不遷世遷世矣有何可見知既不見知矣有何可悔此須打疊一片身心火氣盡絕生機永斷如寒崖枯木古廟香爐又如千年冷井波瀾不起纔能永堅一心立不退地問何以遵此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原自無聲無臭不覩矣尚戒慎何況求之覩不聞矣尚恐懼何況求之聞收斂精神退歸天載悶絕而不喘息淡絕而不垂涎此非固聰明睿知者不能也

公儀休非真廉介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休不受其弟曰夫子嗜魚而不受何也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卽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于法枉于法則免于相免于相則雖嗜魚必不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卽無受魚而免于相雖不受魚我能常自給魚余以爲公儀休非真介者也此言嗜最深之人也夫儀休果真介者直不嗜魚可也卽不然却魚不受可也奚必計

及相之免不免乎若懼其免于相而不愛魚則凡
可以固相位者必無相竈妨賢竊位逢君長君無
所不至與患得患失之鄙夫何異哉又曰卽無受
魚而不免于相雖不受魚吾能嘗自給魚明乎久
據相位者不受魚而魚自足也此去竄葵懸魚之
概遠矣豈得爲寡欲絕塵之士哉故曰公儀休非
真介者也余惡夫世之貌爲刻苦狷潔以盜衆譽
而固君寵者故標而出之

誕俗

西方大荒有獸焉其狀如兎人面能言常欺人言
東而西言可而否言惡而善言疎而密言遠而近
言皆反也名曰誕俗余嘗見友人有好爲匿情節
詐之語者凡所言皆與所爲相反雖至細微事踪
跡與語言必不相應與此獸何異哉

殿試卷格

殿試卷膽真以十三幅爲格用紙二張每一幅十
二行策後仍空十數行以備列讀卷官名若肆意
極言于草稿及膽真時紙幅不足或陰截數段強

完或有雙欵或後無空行雖有晁董之對不達御覽明朝廷對惟羅一峰極長一峰既中會試于禮部領卷時自言久于場屋有志廷對願增紙以畢所欲陳禮部官壯其志許之羅其遠有二十幅時李文達進讀羅卷幾逾時李年漸高跪久至不能起上命兩內臣掖之是年羅遂爲大魁至次科會試亦有欲比羅例者禮部以爲有意希望竟不從夫朝廷有一破格之舉人遂借爲希覲之門是破格者又成一格也崇禎初年有以五經淹通得第者場屋中偶一借以收通經博古之士何所不可而乘機踵轍者紛紛至勤知貢舉者每科題請窺上旨而啓俸門何所底止焉又聞拈五經義者俱于場中遍訪同號之經生湊泊取辦以暫駭主司一時之目如此則盛典反爲弊端不如槩行停止專通一經之爲便也

順境逆境

處順境者語阨窮者曰爾何不曠達而戚戚若此其言未爲非理但不善體阨窮者之苦耳晉惠帝

謂饑民曰何不食肉糜夫肉糜誠可口但非饑民所能辦耳然謂肉糜之不堪食則不可也此富貴利達者所以兼議論之長也

丹朱傲

尚書云無若丹朱傲由今論之古人與今人不同今人胸中若泥塗而自視若霄漢直妄庸耳帝堯以天下讓舜而丹朱以神明之胄嘿然處陪臣之列畢世無一言此其識量必有大過人者若是則丹朱之爲人爲淵爲谷其胸中未易量也而謂之傲可乎令人長思

漢武學仙

漢武帝聰明英雋不世出之主也而西王母謂其胎性濁胎性淫胎性暴又云對庸主使人神情悒悒不樂微富貴之主骨氣凡下固然若夫子溫良恭儉讓大聖人也老子欲去其驕氣態色與淫志可見神仙學問洗滌精神微更在聖賢之上非伐毛洗髓換盡胎骨不能庶幾其地位也

雙蓮石

雙蓮石

三三南山地下頰洞有碑者旬日癸酉八月十四
有蛟拔起兩崖間雷纏霧隱萬水沸立莫知所向
蛟起時攫兩石于掌浙北去... 永清塢民家
一落庭際一陷屋後土間高大俱五六尺陷者筋
脉露張竅穴半沒側身獻秀落庭際者膚髓鈎連
堆螺劃黛瘦碎空靈極天工之巧觀者環視嗟賞
焉此民先嘗夢有神人告之二十年後當得怪石
爾其善寶之因自號陳魏石自是觀者雜沓頗費
漿茗不令人見也

五福不及貴與智慧

箕疇五福言富不及貴言好德不及智慧蓋早貴
早慧皆戕人自戕之利刃天道忌之所以早貴達
能文章之少年往往五福多欠余丙辰倖中春榜
報至先中... 不樂人怪問之曰吾老年父
母晚景固佳而此子則不幸矣後余一生坎坷缺
陷經歷甚多乃知老成遠識非世俗所知陸農師
勅其子孫世世爲農東坡生子祝其愚魯良有以
也

周氏世壽

崑山周壽誼年一百一十三歲生于宋而鄉飲於
洪武六年子孫皆有百歲家建世壽堂六世孫震
正德中令鄱陽出世壽卷士夫多題詠之上海陸
子淵深以編修使饒跋其卷曰夫金玉之純固也
山岳之靜常也松柏之茂貞也物且然矣若周之
世壽固有本哉深竊論壽誼公之壽足以繫典三
之故爲不徒矣三代而下惟宋失天下爲無罪惟
元主中國最爲世變元自起沙漠至於滅宋傳世

亦踰百餘年之久不能禁一老坐觀其始終之興
亡全局何其快也若公者手執華夏之禮以還華
夏之主於重逢華夏之日何其壽也公六世孫震
字世亨以名進士筮仕鄱陽令嚮在耒艾是能輔
毘華夏之道以昌公之世者而又不獨爲壽而已
矣世亨其懋之哉公生於宋理宗景定之某年鄉
飲酒禮行於明初洪武之六年卒於鄉飲後五年
震生於成化之某年舉進士於正德之六年深書
於七年是震令鄱陽之明年也嗟乎觀夫壽誼公

之永年日覩兩代之更易爲異事人安可以無壽哉
主於其平舉士於五歲之六年
境有相反則其平舉士於五歲之六年
長安棋盤街乃冠蓋軒冕紛華赫奕之地令傍觀者
灰心冰冷西湖南北堤乃湖山秀冶烟花淡漠之地
令游人起念熱鬧西市刀劍森羅殺人流血之處
令人欲皈依佛祖歌樓倡肆歡娛淫樂之處令人時
動殺機境有相反可以一參之
古今人心不同不消一試其故

晉趙穿弑靈公趙盾亡不越境晉太史書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盾歎曰我之懷矣自貽伊戚桓温枋頭失利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温怒謂其子曰勿頭誠爲失利何至如尊公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盛迄不改可見古之史筆猶能令人忌憚如此晉賈充老病自憂謚傳及充死太常博士秦秀議曰謚法晉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許敬宗死太常博士袁思曰何曾旣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得謚爲繆敬宗忠孝兩違而飲食男女

之奉過之應謚謚可見古之謚法不肯假借如此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于齊主客表有士風請于齊主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無所復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齊主曰此由江敎謝淪可自詣之僧真詣敎登場坐定敎顧左右穆吾兼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齊主齊主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可見古之流品不容滑雜如此迨至末世清議難持濁流易混古人之風規蕩然無復存矣雖然實錄無直筆而國史之設虛請諡多濫徇而易名

之典賤先輩之風節不峻而月旦輕當事之體貌不分而清途穢此司世敎者之責也

人莫樂於掃蕩

時一花草畜一禽魚借以怡目適性耳然栽灌飼養便多外累忽然掃蕩無一物身心何等脫然讀王遂東天台記劉阮事云二美之贈送兩倩之重尋此地此時不堪柔腸千古及周美成人如風後入江雲情似雨餘黏地絮之句老懷亦覺悵然忽然掃蕩曰世間無此事便覺胸次廓落

聽街頭盲嫗唱七筆勾曲將功名事業田園金寶
妻妾兒孫文章科第盡行勾去然則究竟何爲惟
有作佛耳識田中未免常見一圓相所以從上祖
師人問如何是佛曰乾矢橛此又掃蕩之進一步
法也

猛火油

高麗之東數千里日初出之時因盛夏日力烘石
極熱則出液他物遇之卽爲火焚惟真琉璃器可
貯之凡大敵攻城及賊傳城上勢不能過則先用

藥韎爲火牛縋城下內放猛火油中人皆糜爛水
不能滅若水戰則可燒岸橋戰艦宋時中山府治
西有大陂池郡人呼爲海子郡帥就之以按水戰
試猛火油池之別岸爲營寨以油涓滴飛灑之則
烈焰遽發頃刻間焚營淨盡油之餘力入水藻荇
俱盡魚鼈遇之皆死按此油古人用之以破大敵
最爲要物第不知今人收貯之法及製作之精何
如也

閻立本

閣立本在唐總章元年已為司平太常伯拜右相
太宗與侍臣臣等奏其為容與故上悅之詔
坐者賦詩而召立本繪狀閣外傳傳師閣立本
是時已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坐者
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
今獨以畫見名與厮役等若曹慎無習也夫立本
以丹青為天子所役然且慚恨無以自容乃逆嚮
魏忠賢用事時有士大夫為忠賢教其僮奴歌曲
者其家稱為曲師以此躡取顯官揚揚得意而莫

之媿世風之凌替至極矣余不忍顯言其名字也
戚南塘用兵

王龍江判官自言嘉靖時從戚大將軍南塘為紀
功官前時倭寇充斥而閩左被禍已陷莆田大將
軍提兵赴援去莆田三十里而軍下令三鼓會食
四鼓擐甲五鼓進戰令畢方與客圍棋候騎報獲
倭一人于鹿角外大將軍推秤起曰令洩矣即黃
昏揮兵進迅于風雲起功後大將軍十里騎而從
介士衛者百人為屯以焚遙望炬光高下寂無聲

響度行二鼓若有水電聲起于天半礮礮擊者
久之飛馬還報大捷乃報而馳進莆數里內橫屍
枕藉馬蹄躡過之黎明入城而莆田已復蓋自進
兵及此萬騎交鋒攻城破敵未嘗聞人鬻咳聲大
將軍追賊數十里獲其酋日中旌旗鼓吹而還于
是莆人懽呼動天地而全閩獲再生之樂從來奏
功之捷號令之嚴雖古名將不過是矣余嘗有批
輯戚南塘俞虛江兩將軍用兵書極其精詳已繕
寫可以授梓矣爲建陽令黃君國琦取去未知今

尚存否也

英雄再世

人以非命死者怨則爲鬼憤則爲神古今忠義之
士爲明神者多亦往往轉生人間以酬夙願然終
以兵解如俗傳張翼德再世爲唐張巡巡再世爲
宋岳武穆是也余又見湧幢小品中所載武穆又
再生爲明之英國公張輔死于土木之難其後見
于影像形于北伐隨明主南征偉上公之詩更爲
明確蓋一念忠憤魂識不散不覺墮入輪迴惟關

侯以蓋世英雄抱冲天憤憤而五百年後遇智者
大師于玉泉山機緣攝受炎炎烈火化爲甘露遂
永作大雄金湯立於不退之地信乎佛乘不可不
皈依也

韓昌黎上于襄陽書其言曰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
先達之士負天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
昭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
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

陳興龍

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無一
遇焉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
負其位不能顧其下是二人者皆過也未嘗干之
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此
昌黎氏之言也余竊有疑焉夫未嘗求之不可謂
下無其人是矣若謂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
而負能者必須先諂其上則傳巖必負版而廷趨
隆中必執贄而門謁矣初道以求庸貶氣節之風
開奔競之路吾未見享大名顯當世者而甘爲卑

辱之行也昌黎子號為崛強男子而亦為此言乎
大都唐季士之舉進士而不得志者往往沿門望
塵大聲急呼以求進取一時風氣習尚不以爲怪
如韓昌黎上宰相諸書可見

修煉正訣

白玉蟾云凝神入氣穴又祖訣云煉精爲氣煉氣
爲神煉神爲虛又云服氣非伏氣伏氣不服氣伏
氣卽長生長生不服氣蓋伏氣者乃存其太乙天
真之氣而服氣者乃嚙其飲食後天之氣也積久

每致臙脹癰疽之患近來術家每取近効以迎合
達官貴人如言藥石則不言滋陰而先言壯陽以
資健戰殊不知真陰虧損亢陽獨炎往往取禍內
養則未能閉關先言開關云開關之後輸洩無妨
初學無築基煉已之功惑其邪說每致速斃此與
三峰採補之說何異哉
分五穀

今人嗤愚駭者曰不辨菽麥論語丈人責子路曰
五穀不分雖屬恒言然人多坐此病余于菽麥能

辨之矣詳考本草菽乃豆之總稱豆凡有黃白黑大豆三種又有赤小豆豌豆綠豆豇豆扁豆諸項用而赤小豆綠豆豇豆扁豆補益尤良此所謂菽也麥有大麥小麥蕎麥小麥大麥俱堪作麩煮飯烹湯大麥形似小麥而皮厚差大本草又有穉麥與大麥相類止堪飼馬二者北麥食之涼而南麥食之熱地氣使然蕎麥紅莖白花結子亦與大小麥異本草言其能鍊五臟消積滯此菽麥之辨也

至于五穀所謂稻者卽今之大米曰粳曰糯曰秈總謂之稻粳以作飯糯以釀酒秈米畧紅江楚多有之亦堪作飯惟粳與糯名實混淆論者紛紛蓋稷卽今北方之小米細如菜子者有黃有白有粘有不粘粘者爲黍不粘者爲稷粘者可釀酒不粘者可作飯而總謂之稷若本草內又有蜀黍一種形似蘆北方多種之南方或間種植用以釀酒清爽異常余竊意稷之粘不粘者總稱爲稷而蜀黍之似蘆者則黍也此五穀之分也夫五穀皆有資

于養生故麥曰心之穀稻曰脾之穀豆曰腎之穀
黍曰肺之穀稷曰肝之穀今人於養生食物山珍
海錯之佳美饒者無所不講求而獨于菜生養
人之要物茫不究心精晰亦可惟矣

蕪菁

雲間徐玄扈先生有蕪菁備荒一書引據詩傳爾
雅漢詔傍及本草圖經百家方言綜蒐甚備新安
畢東郊巡按山東梓而行之謂其有救于艱食也
余初未解蕪菁何物因讀三國志劉備傳備將人

種蕪菁諸葛亮見而諷之備曰吾豈種菜者乎詩
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毛萇傳曰葑須也鄭箋云
此二菜者蔓菁與葡之類也皆上下可食乃知蕪
菁爲菜類正義釋草云須葑菘孫炎曰須一名葑
菘坊記註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幽州人
或謂之芥齊魯謂之蕘關西謂之蕪菁趙魏謂之
大芥蓋卽吳越間之芥菜而各異其稱耳然按孟
祺農桑輯要曰十月終犁出蕪菁根數曬過冬月
蒸食甜而有味春生苔苗亦菜中上品四月收子

打油比芝麻易種多油不發風此即今之所謂芥菜子也然今人所食菜根云白蘿蔔者皆白菜之根未有用芥菜根者至于曬乾熟食則此法不多見也惟京師有一種大如芋魁而味甚辛謂之辣菜頭醃窖而食之佳想當即是蕪菁根耳

宇宙間元氣

客問何物為宇宙間元氣曰舉世雷同而一人獨異者元氣也武王克商千八百國歸周元子抱器少師陳疇麗億孫子無不侯服向非孤竹二子即

馬數言瀾倒茅靡成何世界霍光廢昏立明雖非過舉然易置九五之尊舉朝扶同向非嚴延年彈劾一疏綱常蕩然奸雄接踵矣王莽篡漢伏闕誦功德者數萬人而梅福蓬萌掛冠獨往武氏革命臣民怵服狄公亦飽苦依回而徐敬業倡義揚州宋太祖陳橋受禪六軍推戴范質王溥輩叩首歸命而韓通闔門受害重者皆死之施全挾刃于秦檜威權灼手之日明代之楊椒山孤鳴于嚴嵩勢焰鉗口之時石壓笋斜出天寒松不凋皆天地不

斷之生機孤行于萬物之表者也非元氣而何

聖賢言命有二義

聖賢言命有二義天命之謂性五十而知天命天
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此是靈惺不昧
天所賦畀之命也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
也與命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此是死生禍福不
可人力強求之命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
得曰有命惟能聽命所以能立命今術士乃以五
星八字之理預推人禍福言福則使人冀望言禍

則欲人苟免卽術果奇中亦非聖賢立教持世之
太閑况造化深微豈區區五行生尅制化所能預
定哉星家之誣說士大夫亦明知之而富貴得意
者姑借之以快無涯之思落魄失意者姑借之以
慰無聊之意耳嘗有一星家諛一當軸政府曰自
此以往富貴無窮惟十年後微有不快耳政府曰
死乎曰正不死也然則朝廷放我者乎曰正不放
也死又不死放又不放此星士亦可謂善頌善禱
矣

仁者有後不盡然

仁者必有後不仁者無後古今之通論也然事有不盡然者陳平臨歿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道家忌陰謀吾生平多陰謀故也然史記載平侯封傳至其子陳何國除至曾孫陳寧因衛皇后親復欲仍侯封不能而亦未嘗絕也丙吉保護皇會孫功德甚大及爲相病革韓勝曰夫有功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其子孫吉未死也病卒愈然吉一傳至丙顯以賍奪爵後竟無聞張湯杜周俱酷吏而湯之子孫

如安世如放如純侯封富貴綿綿不絕杜周子孫自延年歷傳至杜征南預皆以功名顯李固征南蠻活四萬人命而黨人之禍身既受戮二子被害爨僅存耳晉之羊祐唐之戴胄皆有厚德以善人稱而無嗣北史楊播及其弟椿偉一門孝友樂善著稱而遭朱世隆之誣陷無少長皆被戮無遺種焉他如叔向之鬼餒而伯道之傳竟斬樂天之遺編莫寄文山之血裔無傳天道渺茫真不可問矣

樂天不曠達

古今言曠達者必推樂天然觀其詩文每遇一遷轉輒津津誇其官職之美金紫之榮矜踔見乎辭色卽其所云曠懷委運亦不過及時爲樂賦詩縱酒而已無別解也且遭值順境官至三品家享園林歌舞之饒無大坎珂失意止江州司馬一謫耳而淚濕青衫熱中盡露年老風痺猶咨嗟畱戀于駱馬柳蠻不忍割此其品識幸而不遭死生患難之際得以苟全其縱浪自放之致耳樂天處順境而全其曠坡翁處逆境而不失其恬此坡翁所以

勝樂天也

韓非語近道

諸子書胸中俱有深識非漫然恣騁筆舌者卽如韓非子世所稱刑名刻核之學也然其言曰術者以無爲無思爲虛也夫以無爲無思爲虛者其意常在于不忘虛是制于爲虛也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今制于爲虛是不虛也如此學識與禪宗何別又曰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此等語雖

祖老氏然其淵源亦深遠矣

李林甫後身

惠州一娼女爲雷震死于街衢脇下有朱字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政權帝命仙劉舉三震之然則此女子真林甫後身耶幸逃國法不能免于天誅誠爲快事然使雷神有靈何不震之于偃月堂之上而乃在展轉易世之後哉以造物之靈非比驪龍之睡乃佚罰于當時而示威于後世吾未見足以懲權奸之膽也按稗史云有術士相安祿山每行

必有銅頭鐵額百餘鬼引其前一日李林甫來祿山令術士別室窺之云異哉此仙官也相公來僅二青衣童子香爐前導向之銅頭鐵額者盡避避矣宋蔡京竄死潭州殯于東明寺四十餘年後子孫啓其殯胸前卍字隱起如菩薩像載容齋雜筆蓋古今大奸皆天所篤生以亂人家國非無因也借事上書

安祿山反哥舒翰爲元帥出潼關禦之王思禮爲元帥府都將密勸翰表誅楊國忠翰不應復請以

三千騎劫至潼關殺之翰曰此乃吾反何與祿山
事夫人臣進言最不宜乘國家之急而邀人主以
必聽卽名義極正事理極切亦涉于要君忠計有
識之士所不出也如思禮所請誅國忠是也然與
拒祿山何益哉世廟庚戌俺答薄都城趙司業
貞吉抗言當卹周尚文之忠出沈束于獄然尚文
原以出塞戰沒而沈束則請旌尚文者也褒死宥
直以張吾軍未爲不可神宗己未之春三路喪
師京城震動言者紛紛疏請出劉光復于獄邊警

自息夫赦光復是也然果能不戰而屈人兵否乎
言事有體獲上有道若事理不切乘急相邀不能
取信于平交而况人主乎時余承乏刑曹本科大
司寇誠字張公屬余具草余辭不能而使他人屬
筆云

劉貞一

余在刑曹提牢時御史劉貞一光復方繫獄每向
余言今人多稱唐李鄴侯調護太子之功鄴侯幸
遇其時耳至尊聯榻夜譚欵曲得盡若夫今日堂

陛高懸雷霆忽震鄴僕何所伸其辯哉然此事余深知其本末使當時御史得竟其慈愛仁孝之說亦不過爲風癩演法耳惟時彼中人旣羣相擁戴而中立者疑其有虞淵捧日之忠亦諂附之氣焰張甚每日朝士趨候如蟻而班役之餽問者不計獄門至不得閉余偶廉其假託者懲之御史怒而刑曹主事王之宋者秦人也有疏直發棗棍之奸彼中兢兢欲陷之每入署同舍郎至無與立談者旁惶甚余侄昭自頗周旋之吾兩人遂爲彼中所側目賴大司寇旭山李公誠字張公極相愛重莫能中也

鬼瞰高明之家

語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俗人誤解以爲高堂崇闕之家勢焰隆赫鬼神害盈伺其側也若然則何不瞰其堂而必瞰其室乎蓋謂世之勢位隆而門戶盛者其陰謀秘計傾人自利者俱在深居密室之中如李林甫之偃月堂秦檜之東窓是也余嘗見戲場中演扮奸兇之謀殺人者當其心口相語

皺眉畫計之時必有一鬼神傾耳側目其傍此雖
戲劇然天地鬼神之不可欺者理實如此夫高明
之家而使高明之士居之平易以宅心仁厚以待
物於暗室屋漏之中而常有青天白日之心事鬼
安得而欺之乎

壑專堂集卷十二

壑專堂集

東郊問耕錄

看月

武水錢繼登龍門著

生平看月每喜為曠敞廓徹之觀然俗好亦多相
同者近更以為曠不如幽遠不如細小院曲欄疎
榭暗砌名花低簾隔月微穿此際政復道人微想
又如幽壑蒼苔竹松陰靄月光轉轉射此景尤
為清絕若六層臺俯萬家之白成樓挹千里之寒
雖復曠觀覺無餘韻

不殺生自不養生始

余丙辰中第授刑曹丁巳春奉差遣出新城宿驛中五更後無聲雞鳴下堂嗥雞聲而庖人以竹竿搜逐于廳外問之則隔宿所縛雞將殺以供早膳畏而逃匿者也惻然動念急命釋之問庖人每日所至郵傳三雞常用幾雞曰每驗案一雞鳴呼則一月之程所殺幾九十雞雞與而能壽命不與焉因禁所過驛供菜不許殺雞而又慮僕殺之私食之也每令庖人將活者呈驗卽班給驛卒雖彼後

生死不可知聊慰一時之念云爾自此歷宦皆禁烹宰亦不受州縣所具下馬酒飯而居家并不蓄生物僅蓄一老鷄報更而已倘祭神享先則取給市脯匪徒殺業消除亦且庭宇清淨自丁巳至今五十餘年矣蓋余常見一大老性嗜鴨自少年登第以至耄耋每日獨啖一鴨六十餘年間不知啖幾鴨而富貴壽考蕃衍之福他人不啖鴨者不敢望也噫孟子有言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天生人才

天生人才自真命帝王持世聖賢之外另有一種
空靈秀異之氣流行霄壤之間如孤煙一縷之引
緒如游絲百丈之漾空往來不斷偶然行到一處
或爲造化之所哀聚或爲鬼神之所邀畱或爲山
川迴合之所停凝或爲累世勤修慧業精魂之所
翁取遂借一人之父精母血爲胎而托生焉實非
父精母血之所能成也自上古帝王聖賢不在此
數外孟夫子之識見筆力實爲空靈秀異然已屬
持世聖賢難入文人之列漆園叟眼光手筆千古

獨高數百年後而生腐史而當時之司馬長卿賈
少傅輩不足論也又千年而始有韓昌黎而當時
元白李杜輩不足論也又千年而始有蘇玉局而
當時之歐陽曾王輩不足論也迨宋末訓詁塵埋
金元風雅淪亡此一種空靈秀異之氣幾於渺渺
欲斷而忽然投入于凡胎俗腹之中爲王實父其
詞曲之超忽跌宕秀妙空微真漆園腐史昌黎玉
局之流亞也自王實父而後蓋又三四百年而此
氣不知何往矣

兵貴神速

曹操至荊州降劉琮得水軍八十萬若因順流之勢迅速東下則三吳席捲矣乃騰檄驕誇橫槊賦詩遷延數月而瑜亮已玩之朕嘗之上一炬敗北徐敬業起義兵揚州魏思溫說敬業帥大眾鼓行而西直指洛陽則天下四面嚮應矣敬業不從回旆常潤徘徊巢穴兵敗身死蓋兵者勢而已矣速則勢銳遲則勢衰孫子曰勢如彍弩捷如發機又曰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勢也又曰兵聞拙速

未聞巧之久也此言兵之貴神速也韓信伐魏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晉信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破安邑虜魏王豹是進兵之地未嘗使敵人知也狄青征儂智高智高嚴兵守崑崙關青在邕州時值上元大張燈置酒高會首夜宴將佐次夜宴軍吏又次夜宴士卒智高聞之不爲備青于次夜潛軍衝柵疾入崑崙關破智高是進兵之期未嘗使敵人知也故孫子曰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

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又曰知戰之地
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又兵法曰兵來不除
道此三事皆今之用兵者所不識也故爲拈出之
范富二公內養

東坡云范景仁生平不信佛老年登耆耋臨歿前
數日鬚眉俱蒼黑郁然如畫魯直亦云吾嘗過范
景仁終日正身端坐自言吾二十年來胸中未嘗
起一思慮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客終日獨坐夜
分方睡雖兒曹謹呼咫尺皆不聞富鄭公晚年終
日默坐至二更許方臥子弟莫測其所用心二公
虛心澄慮神守氣凝晚年深有合于廣成告黃帝
之旨此內養直捷法門也

杜子美詩

仲長統樂志論固是遠趣高致然必待良田廣宅
園圃舟車烹羔集賓以明愉適則仍是王謝子弟
別墅受享耳不如唐子西山居一則真素率意得
高隱之趣余更愛杜子美秋野及屏跡諸詩秋野
詩云秋野日疏蕪寒江動碧虛繫舟蠻井絡卜宅

楚村楚棗熟從人打葵荒只自鋤盤飧老夫食分
減及溪魚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水深魚極樂
林茂鳥知歸吾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秋風吹几
杖不厭北山薇禮樂攻吾短山林引興長掉頭紗
帽側曝背竹書光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稀疎
小紅翠駐展近微香遠岸秋沙白連山晚照紅潛
鱗輸駭浪歸翼會高風砧響家家發樵歌處處同
飛霜任青女賜被隔南宮身許麒麟畫年衰鴛鴦
羣大江秋易盛空峽夜多聞逕隱千重石帆雲一
片雲兒童解蠻語不必作參軍屏跡詩云用拙存
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
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晚
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舍影漾江流
失學從兒嬾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
頭樸野之中抒真率之趣余山居子坐讀此便忻
然有會

聖賢無死法

臨難無苟免聖人之訓也然苟免不可也必欲其

不免則是可以無死死傷勇矣亦何貴乎絕跡無
行地哉龍能天飛亦能淵伏能爲雲雨亦能爲蜃
蜃故爲變化之宗老氏猶龍而聖人獨不能乎夫
子圍于陳蔡絕糧七日藜藿不糝從者皆病召子
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
吾奚爲于此子路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
夫子未仁與人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弗
吾行也且善者天報之以福不善者天報之以禍
今夫子積德懷義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汝以

爲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
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夫遇不遇
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
者衆矣奚獨丘哉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
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
子曰賜良農能稼不能爲穡良工能巧不能爲順
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不必其能容
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
子貢出顏回入告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

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世不吾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哉孔子欣然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于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夫不容何病夫子犁然有當于顏氏子之言矣將兀坐以待斃矣然畢竟使子貢至楚排難解紛出陳蔡危地如履坦途不貶其道以求容而神其用于不測此真神龍之作用非腐儒所能窺也

妄想

人終日轉轉擾擾萬念起滅不過未來過去兩念耳若斷此兩念不預計將來不追憶往事止就當境籌度則胸中便覺空洞灑落故君子思不出其位最是安閒快適法門而人自爲兩念所牽嬰網粘膠諸苦畢集豈不可悲也哉

功名富貴

李靖未遇時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古人功名富貴作兩截觀

所以事業不苟立若今人以富貴爲功名宜其品位卑下不及古人遠也

藏拙

語云善藏其拙拙而能藏謂之巧可也古有拙而不藏者兩人一曰殷浩本無用世之才出而荷世間之擔遂至功名隳敗貽笑書空一曰种放本無高世之識出而涉世途之塵竟至隱逸不終見嘲猿鶴因思嚴子陵當年起而應光武之命其謀猷事業恐亦未必遂高出雲臺諸公之上以黼黻中

興桐江一竿所藏甚深遠非大巧之人哉

陸放翁獨飲詩

怪怪奇奇不自懲晚途猶復氣橫膺航船那待清歌勸酒到愁邊量自增此陸放翁詩也與余性情甚合人皆云酒以歡增余則不然每當意慳興酣之候輒復頽然陳劍若幽憂內結義憤莫可雖獨盡五斗不易醉也

學宮弟子

文翁爲蜀郡守修起學宮于成都市中招下縣子

弟以爲學宮弟事除更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者出行縣事者官諸生明經飭行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關關者見而榮之數年爭歎爲學宮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縣是蜀郡大化今世風俗敝壞每學使者較士凡父兄之有力者必爲其子弟賄營入學以爲郡里近且相沿以爲例矣由文翁之事觀之則富人之出錢以爲子弟青其衿已自西漢始不獨今日也然今之諸生肯補郡縣吏者有幾使今之太守行縣而挾諸生與俱則狐假鵝張沓拖狼藉無不爲矣此二事又不可以施之今日也

登山

凡登山臨水目怡心賞而跋涉躋降任其勞者足也當其怡賞之候又且潤及于口與耳松聲澗聲鳥聲耳能飽聽啜茗飲酒口儘酣適而足無酬焉余在閩嶠極山水登臨之樂然兩足勞憊甚矣迨歸里疽發於膝痛楚彌月足之不幸乃至此哉然幸而登臨之日足未病耳山水之緣畢而疾痛之

整身堂集 卷十三
患生兔死狗烹鳥盡弓藏吾之足亦可以自弔而
慰也矣

佛眼曠觀

五經惟尚書之言根據常理不少通變曰惠迪吉
從逆凶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曰與
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蓋古之大臣告
戒其君不得不爾若論天道則大圓通安知天之
所謂善惡治亂卽人之所謂善惡治亂乎故莊子
有云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人之小人天之君子原

無定論楞嚴經如來垂金色臂輪手下指示阿難
言汝今見我毋陀羅手爲正爲倒阿難言世間衆
生以此爲倒而我不知誰正誰倒佛告阿難若世
間以此爲倒卽世間人將何爲正阿難言如來豎
臂羅綿手上指于空則名爲正佛卽豎臂告阿難
言若此顛倒首尾相換諸世間人一倍瞻視則知
汝身與諸如來清淨法身比類發明如來之身名
正徧知汝等之身號性顛倒隨汝諦觀汝身佛身
稱顛倒者名字何處號爲顛倒云云則知世間所

指爲正與倒者非佛之所謂正與倒也儒者于治亂善惡之際須用佛眼曠觀庶於天人之際可以無怨無尤而胸次泰然矣

屠蘇

余宗錢氏家法素嚴曾祖簡齋公四子長伯峰次疊峰石峰而幼子後峰則余祖也後峰公最少簡齋公愛憐之而伯峰石峰爲諸生疊峰習岐黃術督訓嚴厲偶除夕相與遊戲簡齋公見之怒出題課爲文文成僅免訶責置酒殺家宴矣中席謂

峰公曰彼俱爲文矣汝終日習醫當知醫道亦知除夕屠蘇酒之義乎對曰古人貴年少除夕之酒從少者先飲謂其得歲也老者則殿曰止于此乎曰止於此矣曰屠蘇者以諸良藥雜和置酒中懸之并元旦出與家人徧飲以祓不祥今汝全昧此義平日讀醫經何爲痛捶之甚爲狼狽可見古人督課子弟之嚴如此故後人皆有成立今家法凌替父兄之教不嚴子弟之率不謹矣然余嘗考屠蘇之義又不止于此按蕭子雲雪賦云韜果恩之

飛棟沒屠蘇之高影杜工部冷淘詩願懸金腰褭
更置錦屠蘇魏畧云李膺爲河南太守郡廳事前
屠蘇壞廣雅云屠蘇平屋也使此夕疊峰公能舉
此義或可以免老拳乃知家法不可不嚴讀書不
可不博

名山

生平宦轍不遠宇內名山未得徧遊今衰老益復
不能遊則裒集古今名人游記以當涉歷如柳愚
溪蘇玉局諸小記尙矣外此則陸放翁入蜀記

俞珍錯亦自可口明代佳者絕少北地之華山記
古矣而僻字奧句山之面目反掩元美之瞻秀石
公之豪快皆有文字氣其王季重之游喚乎雖字
句姿妍而寫照生動矣讀台蕩記吾爲之神癡也
姚現聞昔年貽我洞庭遊記極言林屋之奇時魏
忠賢方鉗網東南諸公而現聞指首屈寄命漏刻
乃拚死直入奧窔抵隔凡盡處理奇不可名狀現
聞自云入洞中幾一日夜不出洞外人有代爲泣
者然使現聞果不出當或羽化或仙蛻追靈威丈

人于三湘七澤之間其視後此登金門上玉堂真
腐鼠耳東坡在黃州或傳其仙去裕陵爲之歎息
使坡果仙去乘山頭之鶴以下九疑何至晚歲顛
頓于瘴鄉蛋窟徒作十餘年之春夢婆哉
名山閱遊記又不如與遊者面談更爲親切衲子
西蓮入台山度石梁千尋直掛一綫孤懸真臨崖
撒手處也上有曇花亭結構甚精相傳賈秋壑所
建今塑秋壑像于亭之左室楊修齡按浙棄像于
水明日逆流而上因復存之誤國老奸依托勝境
乃著靈異名山之當與結緣如此石梁下爲方廣
寺五百應真所居今每日聞有六時鐘鼓聲溪邊
時時見其洗鉢嗚呼世間實實有逝死之處而人
乃甘分待終作枯骸腐殼之鬼乎

慧業文人

楞嚴經云貪明爲罪遇精爲形名魍魎鬼和銷報
盡生於世間多爲應類酬足爲人叅合文類然則
古今之慧業文人俱從魍魎鬼中來而謝靈運自
負生天成佛何也

李家明

李家明南唐元宗時人以敏給見幸元宗賞花後苑率近臣臨池垂釣臣下皆登魚唯元宗獨無所獲家明因進詩曰玉鬣垂鈎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元宗大悅宴賞極歡嘗見牛晚臥美蔭元宗曰牛且熱矣家明乘酒談諧曰曾遭寧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閒向斜陽嚙枯草近來問喘爲無人宋齊丘無子晚年一子死逾月猶哭齊王景達勸之不止

家明曰臣能止之乃作大紙鳶署其上云欲興唐祚革強吳盡是先生運廟謨一個孩兒擦不得讓皇百口竟如何徐氏族吳子孫齊丘之謀也因以誚焉乘風放之墜齊丘庭中齊丘見之哭亦止元宗遷南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岸至趙屯因輟樂停觴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也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颭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盃中元宗爲愀然俛首而過家明之才韻自是

詩人上流今南唐書僅列之談諧傳中何也

狙公

狙公弄狙曰吾將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狙公知弄狙而不知爲狙所弄也余以爲狙公爲狙所弄乃其所以弄狙也

再世索逋

易曰精氣爲物人生固由精氣翁成然有以心不了而生心了卽死者往年盛湖有網行營生者一山西客携數千金投之網未及收而客他往十餘

年不至主人漸侵用之忽一日人于途間值此客乘白馬匆匆來儼然前山西客也因尾之行見此客徑抵主家入門而主人閨中報產男矣尾後者卽以語主人主人憮然悟前事自此兒幼多病醫禱無虛日延師定聘所費亦不貲主人一一籍而記之至十六歲婚娶畢主人延親族滿堂設專席令兒坐歷叙昔年畱金未償之故因以籍記示之所費適如其侵用之數兒一一細閱曰分毫不繆矣大笑而瞑于坐蓋一念不了隨念托生宿負已

償心了則氣散矣然主人原未嘗謀財而害彼命故其轉生素債亦止于此

園鬼變現

余生平不信鬼必以耳目所親聞者爲實凡稗官之紀載客座之新譚皆不足據也一夕與曹峨雪飲於壑事堂談諧方適峨雪云鬼嘯矣傾耳聽之寂然少頃峨雪云鬼又嘯矣余問在何處云似以口附窓而嘯然余終不聞也館僕葉芳者於壑事堂西室遇一少婦驚而出歸病月餘死園丁陳華

白晝見一婦裸坐東山石上如聚雪焉驚而就之忽不見亦病歿園丁王義在避世墻東之屋塗壁見艷婦來與語卽隨入其室得病如魘終日昵昵語不置其父坐于牀呵之不顧也未幾亦歿焉木工張某在園工作每夜見艷婦來與之宿曉卽去余問其何狀曰非常之艷肌滑如脂而微冷衣墨色輕純余曰今夕來何不斧之明日問之曰昨斧之乎曰吾兩臂似癱瘓不能舉者余曰信鬼矣其繼葉陳王三人之後乎速避諸遂遠避北窰而免

然余每清曉深夜策杖獨行於花陰月影之間寂
無所覩也丙戌春有楊副將者駐兵邑城強踞余
避世墻東之屋越三日携襍被喘吁流汗趨出人
問之曰吾驚焉烏乎驚曰吾見鬼焉鬼何狀曰可
畏哉吾頭岑岑痛不能言也吾不復寓此矣夫此
鬼不敢出見吾衰頹之老人而能迫逐釐刃雄赴
之悍帥驚心奪魄以去又不知作何變現也異矣
哉

饒州磁器

饒州磁器海內稱最景德鎮御器廠專燒造上供
磁器每一器成則進一於郡守謂之御樣余一日
盤府庫見一暗室塵埃漫漶下有磁盤盃盞百餘
種皆濃翠鮮紅雲龍之狀又有郊天磁爵玉色瑩
淨可愛名曰壇器余問庫吏始知爲樣器前官所
畱也吏曰此不入庫冊交盤可取也余曰前人不
取而吾取之乎今世俗極重精磁達官貴戚之家
供具皆不用金玉而用磁使當年携歸豈不可以
飾耳目之玩然終非古人畱牀畱犢之誼也

東南水患

近十餘年浙西連年水患淹沒田禾一雨卽溢溢則數月不退稻麥腐泔薪米騰貴小民巨室俱苦之或問其故余曰浙西水患正未艾也所以然者蓋東南水利以太湖爲蓄洩之府太湖蓄杭睦宣歙茗霅伍郡之水而東洩于吳江蘇與嘉其下流也浩汗浸淫藉以輸洩入海者惟三江是資三江者卽嘉定之吳淞江太倉之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卽黃浦也故禹貢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言三

江入而後震澤底定入者入于海也嗣後復開常熟之白茅港及七浦諸處於是太湖之水四處分洩而蘇嘉二郡永免水災此數海口每每爲潮沙所淤吳越錢氏有國每年募夫挑濬謂之撩淺夫宋元以來皆專官疏導張士誠割據吳郡亦遣官逐歲疏通不致壅淤明永樂年間命工部尙書夏原吉駐蘇相度監臨開濬而周文襄公撫蘇之時專委水利海防官督工疏導置閘海口啓閉以司蓄洩至今海岸尙有遺跡可考今三江惟黃浦尙

存故道而所謂婁江淞江及白茅港諸出海之口俱爲萑葦淤沙之場矣夫以太湖三萬六千頃之水傾注于蘇嘉二郡而僅僅以一海口洩之安得不一雨卽溢一溢而不復退乎安得不一年患水年年患水乎此江淞有地方之責者所當熟慮而整頓者也然此猶苦于題請之難工費之鉅也今有患最易見而事極易舉者蓋內地各鄉支港之水俱先分流注入于各湖蕩然後轉入于海口如東西二泖澱山湖莊連蕩白牛蕩諸處是也邇年

因防盜舟往來逐處築壩填塞各港支流遂無所歸則內地先泛溢爲害譬如人之前後洩便旣不行而腹中臟腑復相隔礙不能貫輸則旦夕可臘脹而死不如用木椿或大樹作數層柵斷通水不通舟可以禦盜可以洩水則不過地方官朝令而夕行耳又嘗考先年周文襄公巡撫江南凡係低鄉田土每于農隙悉令本縣水利官督著各塘圩長培築圩岸底濶八尺高五尺面濶三尺每圩先築一式謂之樣墩各圩視此爲式旱則入水潦則

捍水低鄉之田藉以無淹沒之害今亦可做而行之乎夫水旱天時之所恒有也而揣今日之世變則有常苦水而不苦旱者雖費有大小事有難易而曲突之謀則不可不爲之計也

奢爲衆惡之源

諸葛孔明云澹泊可以明志寧靜可以致遠信乎儉德之可居也奢者多費多費則多營多營則凡戕人利己之事靡所不爲且多費則多窘于是忿捐妬嫉之心生而殺讎念動矣是不仁也欺天罔

人嗜利忘恥填餓壑而不盈走邪徑以如鶩是不義也淫侈縱恣蕩檢踰閑是無禮也反覆狙詐惟利是趨欺天欺人變詭百出是無信也昏酣顛倒天怒人怨入于罟獲陷阱而不知是無智也一奢而五常盡亡故曰奢爲衆惡之源

不死之藥難得

鄭峯陽曾向余言世間不獨不死之藥難得卽死之藥亦難得魏忠賢播虐余刻刻虞銀鐺之至覓死藥餌之終不死但痛苦耳余乃知古人有求死

不得者實有此事然禪門乃有欲去卽去者不知何故昔九峰道虔禪師爲石霜侍者泊霜歸寂衆請首座青原繼住持師白衆曰須明得先師意始可青原曰先師有甚麼意師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餘且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原曰這箇祇明一色邊事師曰原來未會先師意在原曰你不肯我但裝香來香烟斷處若去不得卽不會先師意遂裝香香烟未斷原已脫去若求死者

能如此豈不輕脫嘗問此等伎倆於諸老宿老宿云亦定慧力也此義未嘗不是但神欲去而精氣未斷奈何細叅之終不得其解後徐思之此等亦非脫去也亦只是入定耳此則豈常人所易能哉

腹中酒蟲

嘗見能飲者終日夜飲不醉不知人腹有限何處消納偶讀王肯堂證治準繩所載丁志記齊州士曹席進孺招秀才張彬爲館客彬嗜酒每夜置數升于床隅一夕忘設至夜半大渴求之不可得忿

悶呼躁俄頃嘔吐一物于地旦起視之見牀下肉塊如肝而色黃上如蜂巢凡數百眼猶微動取酒沃之嘖嘖有聲卽復乾再沃之又然始悟平生嗜酒乃此物所消納也投諸火中後遂不嗜飲使此物而不吐出又自誇能飲而日以酒沃之冷久處臟腑之中積毒而發其禍不知何如矣嗜飲者可不戒哉

邵康節數學

邵康節自汴歸洛李方叔送之臨別密問國家氣數康節以書一冊緘封授之曰君歸可密開覽及抵家啓視則石晉出帝紀也後徽欽北狩與石晉無異嘗一日謁富鄭公公時病足謝客康節至延之入公曰此一胡床專設以待君耳康節云再取一胡床來今日午有一綠衣少年來謁公公須見之此人後日當秉史筆紀公事公素神康節言立勅閹吏今日客來卽爲通報日向午果一綠衣少年來則范祖禹也時祖禹尚未第公延款極歡壘壘備言生平事甚悉臨別又曰君他日無忘老夫

言祖禹悚然唯唯不知所謂及公薨後祖禹直史館修實錄紀公事甚詳又一日與司馬溫公在相國寺僧寮觀牡丹客請康節預決牡丹今日幾花康節云一百九十六花因令人細數之少其一客亦駭愕康節令再往詳視則一萼初破當數花時尙未放也又云此花今日午有一阨衆未信適二中貴馳馬來庭中看花忽兩馬相踉齒花盡毀此等事不知何道而能奇中致此康節嘗言能傳吾學者司馬君實耳而溫公又不肯學說者曰康節

生平皆得力於先天數然皇極經世及溫公潛虛書余嘗苦心詳繹矣元會運世興亡治亂之數或載其中若夫一花一萼之數一人一事之纖悉奇中則皇極經世書之所未及載也且果爲先天之學則溫公已著潛虛矣何爲而不肯學哉余謂古今道術道自道術自術先天皇極之學乃道也如康節前纖悉奇中者必有別術而不肯標奇詭之名故託之乎先天耳

危素

明太祖一日退朝坐武英殿側室忽聞外有履聲
橐橐問曰此爲誰對曰老臣危素太祖曰爾耶朕
將謂文天祥耳危惶懼頓首流汗浹背蓋危嘗爲
元朝郎中大祖薄其忘故君也元主沒於應昌太
祖令元舊臣皆爲成服又特旌元臣福壽之死難
祖宗立國之始崇獎忠良扶植節義如此故革除
之日死節之臣累累輩出迨末季風會日衰人心
盡喪流賊所至迎降仗節死義者寥寥不多見豈
氣運使然耶然明代士氣自長陵以後日就頹靡

瑾振之世有扯腿磕頭之謠忠賢之時建祠祝釐
稱兒稱臣者接踵則喪心喪氣已非一日矣豈瓜
蔓之抄教坊之辱摧折之極有以釀成之耶

讀革除黃觀鐵鉉諸記妻女戮辱至此長陵之培
國脉而裕後昆者安在哉甲申 思陵之殉國也
頌御闔宮赴義不同羊后之汗長公主化儻僅存
未破樂昌之鏡嗚呼 孝陵之功德隆而 思陵
之模範正光照千古矣

水高于山

永樂八年上親征韃靼次凝翠崗經濶灤海子令
金幼孜數人往觀去營可五六里有山如長堤以
限水海甚濶無畔岸遙望水高如山但見白浪隱
隱自高而下夫天下之物莫平於水且性善下獨
此水遠望如山之高此理殆不可曉也友人張君
聞曾遊山東汶上見大洛湖水亦然遠望來舟張
帆如從天際而落

風俗侈淫

風俗侈淫則民窮愈甚然窮民不知禮義其流于
侈淫也更易往見歉歲無收鄉民糠粃不能給冬
收稍豐家有升斗之儲則到處賽神醮戲歌舞喧
闐徵逐酣呼盡費其升斗無餘然後已而官錢之
逋負如故也此民力所以日窮而世風所以日偷
也記余守饒州饒俗亦有賽神醮戲之習余嚴示
禁之謂饒民瘠貧至不能完正供累長吏叅罰而
寧有贏錢爲淫侈無益之事乎有犯者罰無赦于
是盡逐城內外優娼而嚴查科斂醮率之首置之
法是時寂無敢賽神醮戲者有一銓部居家欲爲

其母夫人壽舉優樂稱觴托司理先爲情懇俟允許然後敢用雖余行法之嚴亦可以見江右士大夫居鄉清謹之風矣觀于今日則小民淫侈之俗先自士大夫倡之而郡縣禁令之嚴亦先自士大夫格之雖有強項之吏安所施其三令五申哉則民風之侈尤士大夫之責也

孟子寬縱惡橫

孟子寬縱而惡橫者也何以言之景春問公孫衍張儀爲大丈夫而孟子以爲妾婦蓋衍儀二人皆用事于秦而借秦之勢恫喝六國者也故曰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當時秦稱虎狼之國浸浸有吞二周兼六國之勢孟子當時心惡之兩人乃借秦之勢以恫喝六國而成其并吞之謀亦不過迎合彊秦之心耳秦不怒二人不敢怒也秦不欲安二子不敢安也故謂之以順爲正余嘗謂戰國有大丈夫三人孟子固不必言如魯連之不肯帝秦虞卿之關秦皆矯然申大義於天下而不肯爲妾婦之行者也

性善三義

孟子硬執性善終無以杜有善有不善之口惟張橫渠兼氣質而言之始爲完全無駁實蓋太極之初止有陰陽二氣先有氣始有性焉是氣與性原同時而出也故朱子曰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性本粹清氣則不能無駁雜譬之泉源從山中流出泉脉一泓瑩然清澈中間不無夾帶沙土則有渾濁故夫子曰性相近也語極圓融至所謂習者則自有生以後習染所成譬之山泉流行漸遠又有別流攙入夾沙夾泥愈渾濁矣蓋人生不能出天地陰陽之外有陰陽便有剛柔而性不能全然無偏自然之理若聖賢則獨稟天地粹清之氣而不雜沙土者也

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然習有三種其一爲習俗人情世風漸靡逐物隨波移人好尙與之俱化雖賢者不免此謂習俗其一爲習氣或出身膏粱漸染家世或少年偏嗜縱恣成癖深入骨髓不可矯揉此謂習氣其一爲習心半由初生氣質之

偏半由夙世薰習之舊刻鋤不盡有觸卽生禪家
所云種子云細微流注者是也此三種惟上智之
人以智慧照了以學力摩治能超拔塵氛獨立羣
物之表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易繫辭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似乎善又在
性之先蓋太極纔動陰陽初分則此理先出粹清
無疵迨陰陽鼓鑄而成人則氣始夾雜而不能無
剛柔之異矣是孟子所云性善乃落一層說繫詞
所云性善乃高一層說

天有大力

雖有排山竭海之智勇欲推扶盤固之永久而能
使炎隆灰滅于一且雖有網羅刀鋸之密布欲刻
錐淨盡之無餘而能使枯荑發榮于反掌誰有此
力量哉天也然而偶也

三癘

生平性有三癘寧侮富人不侮貧人寧凌惡人不
凌善人寧負生人不負死人看來只是扞耳若欲
身心便宜自在莫如隨順世間

天翁

酉陽雜俎載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
羈常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
殺之白雀輒以報堅設計待之終莫能害劉天翁
遂騎白龍下觀之堅羅列珍錯設席以款酒酣僞
起因竊騎白龍振策登天劉翁追之不及堅既到
天宮易置百官杜塞天門封白雀爲主卿劉翁失
治徘徊五嶽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爲太山太守主
生死之籍箕山翁讀至此失聲歎曰吾無望矣吾
所望于天翁者曰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也曰損
有餘以補不足也曰扶愚弱而抑奸暴也而孰意
據玉霄之上而主管人間賞殛之柄者乃屬陰謀
強奪天位之人乎無恠數千年報應之顛倒也

卑汚苟賤字解

楚人有謂樊夫子卑汚苟賤者樊曰卑則卑矣不
汚也賤則賤矣不苟也此四字分晰極明今世有
汚而不卑苟而不賤者其去蓬藋而行曳尾途中
者不啻天淵矣柳下惠之不卑小官爾焉澆我卑

而不汗也君子之素貧賤行乎貧賤正已而不求于人賤而不苟也

六根互用

目雙瞽者與人象奕以手摸子應敵決機毫無差繆然實非寄視于手也蓋瞽者之心靜而明則其性光照矚自出于目之外烏鎮友人唐姓者七歲雙瞽每聽人談古今過耳卽不忘著書數萬言亦非寄視于耳也於此可悟楞嚴六根互用之說

蕭望之

漢書載元帝敬禮蕭望之欲以爲丞相而望之屢言弘恭石顯之奸恭顯恨欲殺之乃令有司劾奏望之教子上書自訟失大臣體深懷怨望非頗詘之牢獄塞其怏怏之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帝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乃可其奏帝實無殺望之意也顯等乃以勅付謁者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望之欲自殺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門下生朱雲者氣節士勸望之自裁于是

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宰相年踰六十矣老入
牢獄苟求活不亦鄙乎語雲曰趣和藥來竟飲鴆
死上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
吾賢傅涕泣不御食召責顯等以議不詳云云崇
禎初年華亭入相寬博樸誠上頗重之時魏璫初
敗欽定逆案一書實出外庭公議非華亭一人意
也逆黨諸人切齒恨之會薊門失事京師震驚遼
督袁崇煥躁妄疎防自有應殺之律然謂其謀逆
則未必然也而魏黨欲立一逆督之案以與逆謀

對峙爲報復計于是以主欵主殺島帥爲崇煥罪
而羅入華亭其中謂華亭與聞崇煥之議因并借
事羅入東林諸公如張鳳翔易應昌李天春王應
斗毛羽健諸人以湊泊大獄是時華亭已予告歸
而茗溪宜興兩相當其與虞山爭爰立時亦啣恨
華亭不相援引遂擬旨緹騎逮問而華亭實無主
欵主殺島帥之事華亭自知卽上心亦洞然明悉
初無殺華亭意也前案不遺急欲華亭惶憤自
裁則此案便可模糊湊泊具獄而不虞華亭之挺

身就訊也將到良溪間好黨駭曰局敗矣奈何時
余荷譴出獄在順成門外蕭寺中政府私人李元
功托一友說余曰貴座師事上震怒不測來則齏
粉矣一身不足惜如國體何君何不馳一介于前
途喻意令貴座師早自教爲便余曰嗟乎弟子之
于師猶子之於父也父雖有重罪萬死子猶冀其
或生而忍勸之引決乎且做座師罪不至死卽上
亦未必有速殺之之意友人遂塞默去後華亭入
訊獄詞無主款主殺島帥事上意亦釋然無他不
踰年而蒙恩赦出使當時余從友人之言而華亭
終荷覆盆之照則余將何面目以在天地間哉暇
日讀蕭望之傳因紀舊事于此
曠達不可立教

謝安石携妓登山恒好絲竹雖朞功之戚不廢然
每曰中年傷于哀樂常恐子弟覺損其歡樂之趣
則安石未嘗以此訓家也而風流所煽淫蕩相高
男子有投梭折齒之狂婦人有封胡歇末之誕風
愆成俗殄國殲宗然則曠達二字豈所以持世迪

後哉

淫風至晉室而極矣晉惠羊后爲劉曜所擄曜嬖
之后謂曜曰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
王謝閨門新婦得配叅軍羣從封胡歇末等語俱
淫穢不堪掛齒如此人心風俗而欲清河洛之應
灑丘墟之恥得乎此風明季而頽瀾尤甚余目擊
縉紳之家風流放誕之事非一不忍明言姑言其
一事曾見一湖舫演西廂羣舟蟻附余友錢湘靈
棹舟往觀則登場者皆大家子女也余時卽嘆曰
異哉天下大亂不久矣此寧直三川被髮之祭而
已哉未幾而神州陸沉矣蓋世間只有禮義廉恥
維持而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偏於此處認真不能
看透若盡人于此看得虛圓透脫曠達不羈則宇
宙無此四種人矣宇宙無此四種人而得成宇宙
乎哉

夢有奇驗

樂廣言夢屬想因感於想因者人心之精魂爲之
非想非因者則鬼神之神魂通之往往奇驗姑就

余所身驗...乙卯秋舉於鄉北試先中憲送
至丹陽...夜先中憲夢余提一人頭血淋漓
置案上卽有衆人羅拜稱賀而邑父母徐紹階諱
儀世者素袍角帶居首口稱恭喜大捷先中憲且
起告余曰春試其殆魁乎已而果然而余時寓外
父御史卿雲魏公邸是蚤徐父母適以計處聽降
在京素袍角帶趨衙口稱恭喜大捷云先是場前
二月初六夜夢有人送一錫假山山下有一魁星
而兩龍夾之御冷曰今春叔必魁當在華亭錢公
房中彼號機山而龍錫其諱也及榜發果驗更有
奇者崇禎癸未冬余夢大門外停一朱髹棺人云
城隍死余與徐虞翁並輿而出拊棺而哭及甲申
北都凶問至余兩人同赴縣哭臨甲申正月夢朝
官數百人俱列于承天門外門外列卓層累而上
及承天之牌額而朝官分東西二班北向各戴白
布巾于紗帽之上余在西班見肩右班首一人問
爲誰曰成國公朱能余自念曰此西班也余誤立
矣卽不就列而東向傍立以視少頃見東西班首

各手執一表文躡桌以上及牌額而止夢甚荒恠
及三月李賊入北都烈皇殉國而羣臣多有降
賊上勸進表者爲首者成國朱純臣也異矣哉
宋人詩餘不重情艷

程伊川有重名秦少游慕之托東坡爲先容得見
坐定卽問云聞君工爲小詞然否少游自叙謙致
伊川曰老天知道和天也瘦是君詞香上帝至尊
豈可褻瀆少游頰面俱赤一日少游見東坡坡問
云近來何以遣日少游曰惟作一二小詞坡曰奈

何效周柳二人語耶指美成耆卿也少游云某雖
不肖何至于此坡曰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
輕分非周柳而何少游愧甚因請教填辭之旨坡
示以燕子樓詞曰此等題人便作幾許纖艷矣少
游讀至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深嘆爲
不可及乃知宋詞作家不專重情艷也然柳詞如
寒蟬凄切一首周詞如桃~~柳~~不作從容住一首秦
詞如鐘~~鐃~~遺~~音~~昏~~難~~報曉一首何減東坡禪心道氣
莫如山谷老人所爲小~~詞~~有~~異~~周柳故秀纖~~而~~呵

之爲敘壞人家男女大抵人自情中生書能不作情語須於情艷中有清商哀角之致不墮勾欄之氣可也何必盡屬銅將軍鐵緯板

柳河東

錢牧齋尚書文章學問海內儒宗風暨東南正人之幟後以仕途連蹇頗滿情章臺柳者以寄其無

聊卽河東柳也

南都草創挈柳以借北信已急依戀柳

被不忍爲矯翮之騫竟就絀羈以致屈節晚年深自悔恨往往形之篇詠嬉笑怒罵不避忌諱蓋欲

借南山種豆之禍以自解於天下後世其意亦可憐已年逾八十病歿河東君篋有厚藏衆論逼之始投繯焉向使當易簣之時便能大慟刎頸相從少解尚書三十餘年惑溺之嘲當亦有憐之者而濡戀彌旬卒不免死乃不死于墜珠而死于懷璧絳雲樓之媿燕子樓遺臭柳亦有思致所爲寒柳小詞有云待約箇梅魂黃昏淡月與伊深憐低語清照居士不能過也

唐史二覆轍

唐天寶十五載安祿山破東都使哥舒翰集兵潼關禦之時翰與楊國忠有隙國忠恐爲所害趣翰進兵翰奏祿山久習兵今以虜師誘我必有別計賊遠來利在速戰宜據險堅壁俟其兵疲變生可圖也今諸道徵兵未集請姑待之國忠愈疑言于上以翰逗留失機遣中使連進之翰不得已出戰大敗被擒潼關破遂入西京天子走蜀僖宗乾符五年王仙芝黃巢之衆爲招討使曾元裕所破斬仙芝傳首黃巢亦進爲官軍所敗黃巢是日請降于

天平節度使張勣勣爲奏于朝詔以巢爲右衛將軍竟不至後遂入閩廣破浙西渡江陷河南北入潼關以致京師傾陷天子亦西走余讀史至唐二事而深慨覆轍之相尋也崇禎年間賊首神一魁爲秦撫洪承疇所破僅以三百人降此時殄滅之孤雛腐鼠耳朝廷許其歸命收用之未幾叛去衆分九股毒徧七省及秦書秦傳廷之以勁兵禦賊潼關也欲據險扼要俟諸帥兵俱集合力殲之朝廷以一紙羽書督其違慢傳廷倉皇出戰全師敗

沒由此賊焰大張天下事遂以決裂養癰流毒輕
舉債機明鑒在前而不之戒以至生靈塗炭宗社
丘墟吾不能不深恨夫當時處絲綸之地爲選將
之謀者也馮唐對漢文帝曰臣聞上古王者選將
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
之軍功爵賞皆決于外歸而奏之是古時軍中機
宜不從中制也蓋軍機與廟筭不同凡兵家兩陣
相交兩壘相向進退攻守決勝用奇呼吸立變者
謂之軍機此則潛天潛地大將不宜洩之偏裨偏

裨不宜洩之士卒者也如此者不嫌于秘密可也
若夫敵勢弱強賊情順逆將帥之功罪勦撫之恩
威如克國之屯田金城裴度之征討淮蔡先朝之
平播平倭議封議貢事關宗社謀及臣民者謂之
廟筭此則不妨公之親聞博采群議以求至當未
有匿而秘之徑從中決使天下莫得而見聞者也
此弊自崇禎年間宜典當國一切行間戰守機宜
密勿定計皆借軍機秘密爲言槩不抄傳密封下
部使廷臣不得聞其口已因得以用其庇黨茹賄

之私於是功罪倒置擒縱乖方封疆之事敗壞至極上始覺悟爲禔纓盤劍之賜竟何及哉當年吳掌科執御有疏糾駁之云六科關通六部此祖宗二百年舊制卽奸如王文穢如焦芳黠如嚴嵩夫葷敢如近日塘報奏章一字涉戎狄一字涉盜賊一字涉邊防輒借軍機密封下部徑發督撫遵行令臣等耳目之臣聽無所聞明無所見蓋延儒明畏在廷諸臣摘發其短長以此蒙其耳目他日敗可以捷聞罪可以功掩凡忠恪之臣無不憂之而彼悍然不顧也云云蓋早已洞悉其亡徵矣朗公余同年也浙之黃岩人伉直有節氣在刑垣稱敢言爲政府摧抑不伸其志没于家

花木盛衰

余園亭及家居庭砌間每植佳花以怡目枝柯花萼必內向窗檻無一相背者而花亦倍盛於他處張南垣言凡人家園亭花木如此者主人必康吉甲辰於錢君拔家移藕數莖種於園池乙巳開花數千枝並蒂者三焉觀賞者接踵且多吟篇而君

拔家荷蕩數十畝無一花是歲君拔喪其長子若有先兆云

壑專堂集卷十三

壑專堂集

南遷雜志

武水錢繼登龍門著

崇禎辛未春荷譴入閩寓萬山中戊寅又再寓焉壬午蒙恩召用因識其所歷山川風物入剡中為南遷雜志

南遷之筮

辛未二月二十一日余獲譴南行占得豐之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聞其無人三歲不覲凶豐與蔀言為物所蔽蒙也闕其戶無人遠謫在外

也三歲不覲其覆盆之久乎

湖游

西湖明秀麗娟士女香塵晴春薰晝冶豔於斯極矣然終乏靜深掩靄之致余謂湖游春不如秋午不如曉晴不如陰老翠酣紅風驚霜厲兩山明蕭萬樹高嚴秋之致也夜氣尙濛波光未破竿懸漁艇鏡展妝樓曉之致也薄雲罨暑微吹送涼新綠生香層巒結夢陰之致也然游人歌舞喧酣少有解此似獨畱此妙境以待高人韻士之領受者春日放舟西泠橋下臥讀坡公寓黃集試龍井新茗快足而書

嚴灘

自嚴陵瀨以上皆灘也而嚴灘最長謁子陵祠松柏陰森陟石級數百步黃茅塞天大石當路仍似羊裘翁傲莽不供人耳目之玩登客星亭俯視萬物俱蟻子雲臺諸君不足言矣

勾溪

三月十三泊勾溪土人俱種橘橘花香刺鼻此地

專以木奴營生而余家園中橘多蠹死問之土人云橘最苦蟲須令取蟲者摘抉出之每歲二次則無蟲蠹橘自茂九月間用糞水澆灌但不可汚其根葉汚則生蟲如地氣煖者冬間亦不用著裘寒則著之種法樹樹相去止四五尺蓋以橘難壯偉密則成陰故也

孫忠烈詩

過艸萍驛見壁間有孫忠烈公燧詩綱常自古要擔當弱水誰能駕葦航嶺道風行豺遁遠海天雲濶雁飛忙身從許國頻加愛髮爲憂民忽變蒼髭路傳餐何以報寸丹期不愧朝堂詩意壯烈當年擁旄過此蓋早以張許二公自命矣豈待逆廷濺血之日哉

分水關

分水關在崇安縣東北雙嶺盤紆曲上幾十里爲江閩分界水從嶺巔東西分流到處澆澆洶洶大石稜疊巔設關焉千人守之不能飛而越也五代時吳越錢氏襲閩建安兵從此入在來者每詫分

水之異余謂不足異也水性善下今水從山巔分東西派安得不各趨其下乎余嘗過南旺一泉平分南北乃足爲異耳

鷺湖書院

過沿山從鷺湖山下行田畝豐腴山川朗潤藏修之地無善于此入書院拜朱陸諸先生像書院有祭田三十餘頃不加葺治頽垣破椽風雨飄蕭當年象山與晦菴諸先生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之旨其言刺砭心髓座間有聽之泣下者今其講章鐫

于石碑惓惓明其心性而痛恨科舉之說余嘗嘆科舉者今士子所指爲依傍聖賢之途徑而先賢指以爲小人喻利之極乃知古今人之不相及遠矣科舉重而得失之心急而道義之防輕以至滅廉毀簡吮癰砥毒弑父與君無不爲矣此所以成其爲小人而士子曉暮棲魂寢食結想自以爲語語孔孟者竟成一副喻利之精神而止有識者安得不聞之而泣下哉若下士聞道則大笑之矣

書坊

建陽南去七十餘里爲書坊卽崇化里其地以鑄書爲業備家數千家而烟火繁盛他省他郡邑書賈走集兩廣洋貨亦多深山清溪可游可泛古寺精菴在茂林密竹間可以高臥傍近芹溪麻沙雲谷諸勝可以信宿士子俱好文重客客至如子弟之親其父兄其家各置小圃謂之書館依山高下位置杖履所至主人輒治具池中取魚庖中取脯牀頭取酒不煩措辦也欲讀書則經史醫卜堪輿及諸雜劇俱有而無甚異書在時官府不侵擾民安其業後稍稍支取而不給價民始以典籍爲湯火矣

石輞遊

泰寧石輞四圍皆峭壁千仞不開一徑內方廣四十餘里止東西南北開四門若城闔然外列旗鼓二峰門僅通一人一騎過此則桑麻雞犬爲市爲村一夫當關萬人莫入其中奇峰與壑足跡不能徧此真扼要保隘之地也聞輞中人數十年前不

稟官府教令今俱遵約束編里甲且有列青衿者
矣

二 甘露巖游

葉舟從小溪紆迂曲溯十里繫橈枯槎披榛徑入
水艸雜石蓋未之奇也折一徑仰見赤飈數片從
半空墮峭拔萬仞空翠縈帶望而神驚焉漸入曲
磴大石欹撞游人折旋其間兩峰倚肩立峰側淺
渚十畝澄泓蕭靜小石礪柯雜峙如筭如砥山松
細艸叢生似有巧爲之以悅目者再折而上石門
天成小閣架其上石壁俱作沉翠淺綠如古銅罨
斑駁陰風習習從谷中出度閣得石磴數曲古松
脩篁夾道望見亭榭樓閣空架于巖際者真如蜃
氣所構華秀搖目巖際滴泉如乳山僧以盆盎承
之所云甘露也是日天氣微暄余與諸子晚浴宿
于巖傍之小軒忽雨忽月雨聞聲而不沾點月射
光而不覩魄皆巖石爲之蔽虧也

小赤壁游

去甘露巖西數里峰勢忽異陰崖瞰溪詹子曰此

小赤壁也舟愈入山溪愈奧削立萬仞赤霞截空
正峙側出似有單複如人敗屋棟橈摧盡而存頽
垣下則繚以清溪泓然一碧又數里山折而入別
關奧窅高墉四合兩峯粘倚中開一瀑翠篠叢生
其間仙扉杳然不可捫矣是游也余與客各載一
舟以歌吹先之每經一峰一水則倚舟巖下清歌
一闋然後去余樂而爲之詩客和者若干人廬山
僧石公不及游亦和之嘗與話赤壁之勝曰殆棧
賢谷簾所不及也

光臺山游

過赤壁歷梅溪之險淺渚平沙纔一里有峰當舟
突兀而出首倚天而足踞溪峰頂平整如砌臺見
上有數人長可豆許蠕蠕欲動山莊主人登高望
客也攝衣從之山石突滑不作級躋攀殊險腹膝
俱貼于石而以手代足凡數十折僅達半峰主人
江君出迎賓主莫能開喙相對喘息半晌氣定更
登其巔雲物可拾日月在肩頂矣對面三峰巒起
如人豎三指與山樓遙接莫窮其頂之所際方之

甘露諸巖幽詭卓絕矣

陷石堂游

繇六曲紆折而西披榛徑入初雜林莽漸乃見石
欹嵌倚撞宛闢戶焉從門漸深俱頽石互倚疊者
成棟覆者成椽削者成垣澗聲淙淙暗流石縫間
不可捫索其石俱碧紺色從陰寒窈冥中度一石
澗橫石爲橋過此俱沃野平疇桑麻交錯矣以其
類武陵故名小桃源相傳舊爲石堂寺一夕風雷
吼怒巖崩地傾寺俱陷沒大石摧墮遂成巖谷宋

天聖二年事也

接笋峰游

凡登高者使足步目登接笋者目束於足目光游
視寸趾外則眩而墮焉登接笋者取道雲窩北躡
石磴踰司馬泉磴漸高漸危巨石頽唐互倚翠篠
縈之數折而入陰崖牆合寒威凜然龍宮鬼窟意
象不可久駐更躡一躡迴望下際已聳身霄漢間
矣過石門兩峰倚肩銳削如並笋四面骨立無寸
膚峭不受級綠崖梯之梯凡數百丈遊展至此咋

指欲起乃更作氣張膽躡梯而登瞑目握固僅達半峰繞峰得一石徑隘僅受趾上突下削繚以鐵絙俯視洞冥杳黑則下方諸境也執絙束步目不旁瞬度徑跨兩峰間爲龍脊峻起不可頓足鼓其衰氣僅能達頂則竹樹蒙茸瓜蔬雜植荒寺一區中有古佛最高者仙奕亭月夜嘗有仙人奕棋其上落子聲應達帝座亭中烹峰頂茶數甌乃復竦志屏息執絙繞磴以下是役也同行十餘人而登峰者閔子若伊余子爾錫叔侄四人而已

西堰水

崇化檻萬山而成聚止綫水自麻沙西來匝市北會于芹溪隘僅容舠淺沒踝越數丈土人輒疊石遏之以作碓故里中無泛溪之遊余病之以小舠載酒與客盤旋于尋丈間細沙密竹兩岸寒碧縈紆故稱幽勝矣

建溪

建溪環建陽城趾西駛清泚照骨溪底巨石如眠雲虹橋跨之溪南山峻峙俯瞰焉其巔有泉一泓

登真堂集 卷十四 九
淙淙盈坎而下朱晦菴先生讀書山中作半畝方塘詩今石碑鐫源頭活水四字晦菴手筆也

梅溪

杉津十餘里卽梅溪溪前爲梅口村榜人至此別覓刺船之工蓋灘勢險極彼所不習也余心動登岸攬袂以行至溪口見兩山陰崖拔天水吼殷地亂石森竦如人挺項時肩而立水忽咽忽號至石勢曲折將盡縱體遲逝急不作紋激如鏡光余與客踞坐岸傍巨石覲面呌號寂不聞聲蓋爲灘聲

所奪也見葉舟如落波底旋復得出

上清溪

未至石輞淺瀨傍出順流以竹筏渡數里得上清溪溪面纔四丈許更入愈狹淺僅丈餘溪流泱泱侵足蹠必跣而坐數折兩山陡峙刺天仰見天一綫水愈激乃反激覺軟練爲蹕兩崖石俱骨貌細碎空靈類鑄鑿所成崖樹翠細上交瑤草密篠繞之上多奇鳥羽毛俱碧翠溪山之色所滴濯也其音或唵或嘯如笙簧雜奏曲折凡數里森寒毛

竦忽轉一溪口勢稍寬展棹桴而出

臥龍潭

山中水多流少湑多喧少靜多清淺少深渟臥龍潭屏息深腹以畜衆流之沸沉碧杳杳其下有物莫得而知也舟行至鐵板嶂一折卽遇之

漳灘

芹溪西去十里爲白楂鋪白楂又西二里爲漳灘漳灘與黠瀆灘之險爲關者上土人亦咋舌搖手戒焉嘗放舟自潭陽抵建寧至此水湑舟駛萬竅

俱號兩崖亂石攫拏側偃以作水之怒忽過一峽束百道之狂瀾以趨線路高下相去數丈旋湑深可藏舟當其下流巨石砢砢張頤礪齒以俟長年手斂篙疾徑過焉稍觸卽齏粉矣是時余視身輕如蟻螻作必死之想以凌之乃能與至險者角焉

黠淡灘

漳灘險矣未如黠淡灘之險也數百里極迅厲之湑至此有一山東之水倍疾而湧浪倍深後舟望前舟如沒浪底許久復從浪中躍出此人間未見

之險也閩之舟子視淵若陵而至此亦神色竦然

遊評

武夷之遊如仙玉華之遊如夢光臺之遊如躡空
龍洞之遊如入窟甘肅之遊如探月寶蓋之遊如
捫霞小赤壁之遊如叩天闈石輞之遊如擣獠穴

山田

閩地狹瘠水源淺遠其人雖至勤儉而所以爲生
之具比他處終無有甚富者墾山壟爲田層疊若
階級每援引谿谷水以爲灌溉中塗必爲之磴以
碓米蓋有三便水自灌田不勞人力一便也旣借
以灌田又資以舂米二便也山田私自墾闢可勿
升科三便也宋朱行中有詩水無涓滴不爲用山
到崔嵬盡力耕可爲閩中實錄

破千古不決之疑

邵武北郭熙春山寺殿前有二石聳然出于平地
之上謂之金鷄玉犬蓋各取其形似也相傳風雨
之夕每聞鷄鳴犬吠石俱有根柢謂爲山脈所發
有神呵護之云余偶閒行以手撼所謂玉犬者兀

然而仆至鷄石則牢不可拔蓋好事者因有鷄石而對設一似犬之石以配之也住持道人啞然失笑蓋破千古不決之疑云

仙人各根重

凡仙人必好名之甚者往往畱神奇之跡于幽巖絕澗之間使後人驚詫叫絕而不可解余遊武夷三曲見架壑船一峰峭拔千仞猿鳥所不能及二舟首尾宛然用二木撐之而綴于巖端幾千年風雨不壞或時墜片板嗅之作栴檀香屑而服之能

治瘧又有虹橋板諸峰皆有之橋板層疊於空洞間或欄楯皆具仰視之歷歷可數竟不知何因也韓昌黎之言曰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所謂播弄精魂以取虛譽者與石公曰不然仙之畱迹非以振世蓋以接引也如佛之寶光相及優曇花現耳理或有之

天理不勝地理

黃潛善與李忠定公俱邵武人生同地同時而又同朝李公亮達爲救時名相黃奸邪誤國爲南渡

罪魁黃之排李不遺餘力忠定有先壠術者言其
得地脉黃忌之陰令人鑿一坑培于龍脊迄今李
氏子孫衰替不振而黃之後人蕃衍然則陰陽家
地理之說不誣而天道竟何如也余友李廣霞爲
邵武守有黃之裔孫爲諸生者素行不謹廣霞申
黜之頗爲吐氣

木屋

邵武郡北巖寺大樹千年物也老榦大可四丈許
中空容八客布席坐膚皺如鱗鬣微有香馥本枝
頽盡旁附一別樹稍布條榦北面闢一隙遊人偃
僂入其中折旋自如上有小孔隙光入焉余題之
曰一木大厦

考亭書院

考亭書院卽竹林精舍在建陽天湖之陽對面高
山大溪後倚大嶺嶺下亂石如羣豕奔突起伏而
來皆山脉所發晦菴精地理謂其聚氣構書院于
此今子姓甚盛東爲滄洲亭晦菴晚年自號滄洲
病叟隱此避韓侂胄之忌也同呂祖謙編近思錄

于此前爲講堂後爲大樓七間弘敞甚碑碣林立古松合抱叅天俱有兔絲相傳晦菴手植其易簣處卽在樓下西偏之室今有石碣周遭梨樹生梨號建梨書院東南卽雲谷直上二十餘里瀑布曲折每一折卽滙爲一潭凡十餘折絕頂雲來可以手攬晦菴讀書其上西卽蔡元定忍飢啖齏讀書之山每夜與晦菴各懸一燈于山巔以相望故謂之西山先生此地多晦菴遊歷之處凡深巖絕壑草莽虺虎人跡罕至之境皆搜抉出之人云晦菴

腐吾不信也

同文書院

同文書院晦菴先生所建也在崇化里北山之麓面對三峰遙秀倚天晦菴當年於此修綱目中堂宣尼像相傳晦菴親自命工塑者意頗生動後爲閣五成高爽盡見四山供文昌歲久堂階傾圯鷄豚穢雜不可堪視余入展拜不覺慨然興歎偶何匪峩先生過山中因同矢志釀資修葺周墉做砌翼然一新驅兩廡之雜居者空其室以祀七十二

賢閣之下舊爲鄉約里社之所喧雜無章改爲講堂中祀朱夫子像仍以醮資之美置祭田數畝每春秋祭委子衿四人董之必躬必誠惜事未竟余移居九曲山中不知諸生能終其局否

李廣霞治郡

李廣霞治邵武郡一塵不染故能威行列城郡中豪紳土豪貪吏猾胥凜凜如嚴霜旭日之在其頸項諸邑令暮爲不肖朝卽知之不知其調察之精何以至此府治極壯麗皆廣霞所改葺然懲奸雖嚴而尊禮賢士大夫意氣如雲肝腸如雪廣霞昔年爲馮司成門人有文章之譽不意其工于吏治如此也

豐五溪李見羅兩先生

國朝謫戍閩中者有豐五溪李見羅兩先生五溪在世宗朝爲翰林學士以議大禮獲罪予杖謫戍閩之鎮海衛杜門著書不交當世所著有白菴集一齋集蓋古之嚴重挺直君子也見羅學問能見其大而少精密其揭修身爲本四字可謂扼要而

論經世之手只有四局如堯舜禪讓湯武征誅管仲一匡夫子刪述殊痛快人意見羅戍閩道上仍督府威儀章楓山先生微規之見羅不以爲是蓋宋陳同父辛稼軒之流亞也見羅遊武夷於大隱屏石上刻修身爲本擘窠四大字不知正當山水清妙時何因忽想到此豈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耶

建蘭

古人以蘭喻美人謂其幽而婉也此惟山蘭似之

若建蘭則不然枝柯斬斬秩秩如刀劒森豎氣味清遠可懷而不可狎此可喻君子而不可方之美人也然他處最貴重而閩則草芥視之嘗見街衢擔糞者製一錫瓶注水插建蘭滿瓶縛置擔頭以禦穢氣嗚呼爲君子者亦苦矣

建茶

建茶古未有名丁晉公爲福建轉運使始製鳳團又爲龍團不過四十餅專擬上供天聖中蔡君謨又爲小團其品迥加于大團間賜兩府侈爲非常

盛事故蘇長公有詩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
相寵嘉爭買龍團各出意今年鬪品稱官茶迄今
四曲五曲中尚有御茶園喊山臺通仙井爲宋製
茶之所然三十六峰之茶如大王峰接笋峰獅子
巖皆絕品也而余俱嘗之色黝然黑茶浮鼻間有
薰炙氣然其可稱歐公詩云泛之白花如粉乳乍
見紫面生光華殊不然也想今人製焙之法不如
古人豈茶味有劣哉聞之善製茶者云焙茶須炭
火緩炙今閩人乃用山柴薰之烟焰所逼茶味頗
壞亦或有之

荔枝

閩之荔枝天下艷稱之然惟福興漳泉四郡有之
餘郡不能種植也福州最多與化尤爲奇特與化
風俗園池勝處惟種荔枝當其熟時絳星萬叢高
懸層綴非惟口腹之甘亦耳目之玩也其品以陳
紫爲最貴殼薄而平穰厚而瑩膜如桃花紅核如
丁香母剝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絳雪色香味俱
稱絕矣樹下摘食之尤佳越二日而色變五日而

味變矣余嘗馳一健足自水口三日夜齋來建溪色味已俱失大半乃知楊玉環咀嚼之餘皆非風味之絕勝者也閩人又以密漬或以風日曝之以餉遠此何異曬鱗鱗雞皮之西子而想見其捧心時哉

石輪

石輪風味甚美狀醜獐類大蝦蟇肌骨潤滑豐甘絕勝吾鄉之水鷄也肉固佳皮乃更勝閩人親友間以此相餽遺有重客俎間乏此不謂之享也每

潛匿山中深谿漁者以夜舉火入深淵中摸得之偶閱宋張世南遊宦紀聞云嘉定甲戌侍親自成都歸夔門舟過眉州見釣于水濱者籃中俱大蝦蟇兩兩相負牢不可拆極力分爲兩成都人最貴此物炙之曰炙蟾後辛巳侍親守西陽一日遊圃池岸亦有相負者數十對沅陵胡宰畱乃括蒼人亟令人捉去謂爲珍品其鄉里稱爲風蛤予世居德興有毛山環三州界每夏間山間人夜持火炬入深潭中捕大蝦蟇名曰石撞鄉人貴重之世南

亦嘗染鼎其味乃大田鷄耳坡公眉人恨不脫得
錦襖子卽此物也余謂石輪滑潤偉碩風味實在
田鷄之上想張公尙未咀嚼入細耳其云風蛤炙
蟾石撞石輪則一物而異名者也

建酒

建陽無佳釀惟麻姑酒色紅不堪飲余在崇化里
彼地有余生應颺之婦能釀酒絕佳而荔枝香爲
最清芬撲鼻不知何法釀成也里中人言此婦才
色俱絕世能爲詩歌未幾病死荔枝香不可復得
飲使阮籍聞之當爲慟哭也

閩僧

閩中山水奇秀甲天下而幽巖古剎之中鮮有名
僧可供靜對者士人遇僧倨待之如僕隸要之秦
士自賤特未有高持戒律博通內典者耳余嘗于
三峰山下遇石公通徹佛理妙有獨解而所爲詩
穎慧挺出刮盡塵土嘗記其佳句如徑仄艸淹杖
日暎寒上衣如江斜全抱郭花冷半登枝如蘿月
忽生白牽愁上枕新如石冷信非人坐雨雲鳴疑

是鬼登山如無端旅夢家難就何處鐘聲寺亦疑
如五月天邊柳風吹皆老枝那知當此日纔是贈
君時諸句豈九僧詩所敢望箕履哉然石公原從
廬山來非閩僧也

閩中食品

閩中最工蜜製食品凡瓜豆果核皆以蜜煎之而
建陽門生何景明家尤精一切柿核楊梅仁棕櫚
子皆可入蜜海錯以泉州爲佳如蠟醬鱈醬鯽魚
鮭諸品風味極勝然余所最嗜者南臺之江瑤柱

光孝寺之乳腐杉陽之玉面狸崇安之香脯浦城
之土豚建陽之蜜煎而建寧之炒蜜蜂延平之剝
皮活鼠及福州之生蟳蚶卽吐棄不食亦未爲不
知味也

三山藏三山現

福州城中六山彼地有記云三山藏三山現現者
在耳目共覩之地藏者隱于人家庭戶間而孫鳳
林齋中其一也其山高大與余家園東山相彷彿然
彼根脈嵌秀天成鳳林亭之閣之依山佈置曲折

可喜曹能始園中浮山則稍廣在永中央青石嶙峋長松數百株森竦其上能始構堂對之曰浮山堂夫世有置家于山構園于山者已稱佳矣而此則藏山于家收山于園不更奇矣哉

美人蕉

以下俱閩中花草

葉幹似常蕉而較柔細夏秋間發紅葩如掌紺豔耀目作瓶供經年不損勝似石衛尉家珊瑚也

猢猻薑

叢生石上其葉自始茁至老終年作枯凋色山中

人採作扇或緝之作冠根可食或曰卽黃精也

映山紅

三月間徧山俱開絳紅如血或紫或黃不一種其枝葉與吳越間所云杜鵑毫無異特其花瓣少單複耳余嘗有小詞詠之未是春光消歇醉眼欲成紅纈血淚尚凝鮮昨夜共誰離別愁絕愁絕想見馬嵬時節

玉毬梅

每一幹止布數葉狀似素馨而葉特厚勁間發

花似白菊而瓣亦厚勁如玉石琢成者經月不凋
落

萬年松

附土石生僅三寸許沉綠偃蹇作老松狀採之置
几案間時沃以清水終不枯盆盎間之善物也

竹狸

以下俱閩中禽鳥

杜詩云笋根稚子無人見生平每不解所指秋日
過浦城食竹狸肥滑香美異常狀似猫專於土中
食竹萌土人又謂之土豚乃知笋根稚子卽此物

也

相思鳥

翠羽紅喙黃翅輕俊自喜性必雙飛縱其一于外
而籠其一必徘徊不忍去俱縱之則遠舉矣其鳴
啾亮似云東園載酒西園醉

玉面狸

卽狐狸黑體而白面者肉骨香脆特異閩人以爲
珍品

穿山甲

鷓首龜身有尾有甲專食山蟻腥羶逼人聞人鹽
而薰之以爲珍錯或曰卽鮫鯉

鷓鴣

羽毛作斑點如雉而短尾出深箐僻嶺間土人以
籠羈之喜以沙浴其啼聲曰泥滑滑余亦有小詞
泥滑滑雪淡雨重鞋難拔鞋難拔峰連十二灘連
十八猿啼魈嘯愁相聒憑他蜀道車輪軋車輪軋
吳歸賈往古今羞殺

壑專堂集卷十四

終



